



# 《中阿含經》選讀

東晉·罽賓 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業果類：《鸚鵡經》《蟬肆經》《思經》《梵志陀然經》《天使經》  
《說本經》《須達哆經》《世間福經》

慈心類：《長壽王本起經》《牟犁破群那經》

觀煩惱：《愛生經》《苦陰經》《四洲經》《牛糞喻經》《沙門二十億經》《何苦經》

目錄·筆記

## 目錄：

《中阿含經》選讀 .....	1
目錄： .....	2
【業果類】 .....	3
一七〇、《鸚鵡經》 .....	3
七一、《蟬肆經》 .....	9
一五、《思經》 .....	25
二七、《梵志陀然經》 .....	27
六四、《天使經》 .....	33
六六、《說本經》 .....	40
一五五、《須達哆經》 .....	46
七、《世間福經》 .....	49
【慈心類】 .....	51
七二、《長壽王本起經》 .....	51
一九三、《牟犁破群那經》 .....	64
【觀煩惱、貪欲類】 .....	69
二一六、《愛生經》 .....	69
九九、《苦陰經》 .....	73
六十、《四洲經》 .....	76
六一、《牛糞喻經》 .....	80
一二三、《沙門二十億經》 .....	83
一四八、《何苦經》 .....	86
附錄： .....	89
〈後出《中阿含經》記〉 .....	89
〈僧伽提婆傳〉第十二 .....	89
《中阿含經》其它經版： .....	90
CBETA 電子版 .....	90
《筆記》 .....	91

## 【業果類】

### 一七〇、《鸚鵡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乞食。於乞食時，往詣鸚鵡摩納都提子家。是時，鸚鵡摩納都提子少有所為，出行不在。彼時，鸚鵡摩納都提子家有白狗，在大床上金槃中食。於是，白狗遙見佛來，見已便吠。世尊語白狗：

「汝不應爾，謂汝從吠至吠。」

白狗聞已，極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邊憂感愁臥。

鸚鵡摩納都提子於後還家，見已白狗極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邊憂感愁臥。問家人曰：

「誰觸燒我狗，令極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邊憂感愁臥？」

家人答曰：

「我等都無觸燒白狗，令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邊憂感愁臥。」

摩納當知！今日沙門瞿曇來此乞食。白狗見已，便逐吠之。沙門瞿曇語白狗曰：

『汝不應爾，謂汝從吠至吠。』

因是，摩納！故令白狗極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邊憂感愁臥。」

鸚鵡摩納都提子聞已，便大瞋恚，欲誣世尊，欲謗世尊，欲墮世尊。如是誣謗墮沙門瞿曇，即從舍衛出，往詣勝林給孤獨園。

彼時，世尊無量大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世尊遙見鸚鵡摩納都提子來，告諸比丘：

「汝等見鸚鵡摩納都提子來耶？」

答曰：

「見也。」

世尊告曰：

「鸚鵡摩納都提子今命終者，如屈伸臂頃，必生地獄。」

所以者何？以彼於我極大瞋恚。若有眾生，因心瞋恚故，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

於是，鸚鵡摩納都提子往詣佛所，語世尊曰：

「沙門瞿曇！今至我家乞食來耶？」

世尊答曰：

「我今往至汝家乞食。」

「瞿曇向我白狗說何等事？令我白狗極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邊憂感愁臥。」

世尊答曰：

「我今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乞食，展轉往詣汝家乞食。於是，白狗遙見我來，見已而吠。我語白狗：

『汝不應爾，謂汝從吠至吠。』

是故，白狗極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邊憂感愁臥。」

鸚鵡摩納問世尊曰：

「白狗前世，是我何等？」

世尊告曰：

「止！止！摩納！慎莫問我。汝聞此已，必不可意。」

鸚鵡摩納復更再三，問世尊曰：

「白狗前世，是我何等？」

世尊亦至再三告曰：

「止！止！摩納！慎莫問我。汝聞此已，必不可意。」

世尊復告於摩納曰：

「汝至再三，問我不止。摩納當知！彼白狗者，於前世時，即是汝父，名都提也。」

鸚鵡摩納聞是語已，倍極大恚，欲誣世尊，欲謗世尊，欲墮世尊。如是，誣謗墮沙門瞿曇，語世尊曰：

「我父都提大行布施，作大齋祠。身壞命終，正生梵天。何因何緣，乃生於此下賤狗中！」  
世尊告曰：

「汝父都提，以此增上慢，是故生於下賤狗中。」

梵志增上慢， 此終六處生： 雞.狗.猪.及豺. 驢五.地獄六。

鸚鵡摩納！若汝不信我所說者，汝可還歸，語白狗曰：

『若前世時是我父者，白狗當還在大床上。』摩納！白狗必還上床也。

『若前世時是我父者，白狗還於金槃中食。』摩納！白狗必當還於金槃中食也。

『若前世時是我父者，示我所舉金、銀、水精、珍寶藏處，謂我所不知。』

摩納！白狗必當示汝，已前所舉金、銀、水精、珍寶藏處，謂汝所不知。」

於是，鸚鵡摩納聞佛所說，善受持誦，繞世尊已而還其家，語白狗曰：

「若前世時是我父者，白狗當還在大床上。」白狗即還在大床上。

「若前世時是我父者，白狗還於金槃中食。」白狗即還金槃中食。

「若前世時是我父者，當示於我，父本所舉金、銀、水精、珍寶藏處，謂我所不知。」

白狗即從床上來下，往至前世所止宿處，以口及足，培床四脚下。鸚鵡摩納便從彼處大得寶物。

於是，鸚鵡摩納都提子得寶物已，極大歡喜，以右膝著地，叉手向勝林給孤獨園，再三舉聲稱譽世尊：

「沙門瞿曇所說不虛！沙門瞿曇所說真諦！沙門瞿曇所說如寶！」

再三稱譽已，從舍衛出，往詣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無量大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世尊遙見鸚鵡摩納來，告諸比丘：

「汝等見鸚鵡摩納來耶？」

答曰：

「見也。」

世尊告曰：

「鸚鵡摩納今命終者，如屈伸臂頃，必至善處。」

所以者何？彼於我極有善心。若有眾生，因善心故，身壞命終，必至善處，生於天中。」

爾時，鸚鵡摩納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世尊告曰：

「云何？摩納！如我所說白狗者，為如是耶？不如是耶？」

鸚鵡摩納白曰：

「瞿曇！實如所說。瞿曇！我復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

「恣汝所問。」

「**瞿曇！何因何緣，彼眾生者，俱受人身而有高下、有妙不妙？**

所以者何？瞿曇！

- 我見有短壽、有長壽者。
- 見有多病、有少病者。
- 見不端正、有端正者。
- 見無威德、有威德者。
- 見有卑賤族、有尊貴族者。
- 見無財物、有財物者。
- 見有惡智、有善智者。」

世尊答曰：

「彼眾生者，因自行業，因業得報。緣業依業，業處眾生，隨其高、下，處妙、不妙。」

鸚鵡摩納白世尊曰：

「沙門瞿曇所說至略，不廣分別，我不能知。願沙門瞿曇為我廣說，令得知義。」

世尊告曰：「摩納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廣分別說。」

鸚鵡摩納白曰：「唯然，當受教聽。」

佛言：

「**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壽命極短〉？**

若有男子、女人，殺生凶弊，極惡飲血，害意著惡，無有慈心於諸眾生，乃至蝼蟲。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壽命極短。所以者何？此道受短壽，謂男子、女人，殺生凶弊，極惡飲血。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壽命極長〉？**

若有男子、女人，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慙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蝼蟲。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壽命極長。所以者何？此道受長壽，謂男子、女人離殺斷殺。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多有疾病〉？**

若有男子、女人，觸燒眾生，彼或以手拳、或以木石、或以刀杖，觸燒眾生。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多有疾病。所以者何？此道受多疾病，謂男子、女人觸燒眾生。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無有疾病〉？

若有男子、女人，不觸燒眾生，彼不以手拳、不以木石、不以刀杖，觸燒眾生。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無有疾病。所以者何？此道受無疾病，謂男子、女人不觸燒眾生。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形不端正〉？

若有男子、女人，急性多惱。彼少所聞，便大瞋恚，憎嫉生憂，廣生諍怒。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形不端正。所以者何？此道受形不端正，謂男子、女人急性多惱。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形體端正〉？

若有男子、女人，不急性多惱。彼聞柔軟、麤獷強言，不大瞋恚，不憎嫉生憂，不廣生諍怒。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形體端正。所以者何？此道受形體端正，謂男子、女人不急性多惱。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無有威德〉？

若有男子、女人，內懷嫉妬。彼見他得供養恭敬，便生嫉妬；若見他有物“欲令我得。”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無有威德。所以者何？此道受無威德，謂男子、女人內懷嫉妬。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有大威德〉？

若有男子、女人，不懷嫉妬。彼見他得供養恭敬，不生嫉妬；若見他有物“不欲令我得。”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有大威德。所以者何？此道受有威德，謂男子、女人不懷嫉妬。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生卑賤族〉？

若有男子、女人，憍傲大慢。彼可敬不敬，可重不重，可貴不貴，可奉不奉，可供養不供養，可與道不與道，可與坐不與坐，可叉手向禮拜問訊，不叉手向禮拜問訊。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生卑賤族。所以者何？此道受生卑賤族，謂男子、女人憍傲大慢。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生尊貴族〉？

若有男子、女人，不憍傲大慢。彼可敬而敬，可重而重，可貴而貴，可奉事而奉事，可供養而供養，可與道而與道，可與坐而與坐，可叉手向禮拜問訊而又手向禮拜問訊。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生尊貴族。所以者何？此道受生尊貴族，謂男子、女人不憍傲大慢。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無有財物〉？

若有男子、女人，不作施主，不行布施。彼不施與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飲食衣被、華鬘塗香、屋舍床榻、明燈給使。

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無有財物。

所以者何？此道受無財物，謂男子、女人不作施主，不行布施。

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多有財物〉？

若有男子、女人，作施主，行布施。彼施與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飲食衣被、花鬘塗香、屋舍床榻、明燈給使。

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多有財物。

所以者何？此道受多有財物，謂男子、女人作施主，行布施。

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有惡智慧〉？

若有男子、女人，不數數往詣彼問事。彼若有名德沙門、梵志，不往詣彼隨時問義：

『諸尊！何者為善？何者不善？何者為罪？何者非罪？何者為妙？何者不妙？何者為白？何者為黑？白黑從何生？何義現世報？何義後世報？』設問不行。

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有惡智慧。

所以者何？此道受惡智慧，謂男子、女人，不數數往詣彼問事。

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訶！何因何緣，男子、女人〈有善智慧〉？

若有男子、女人，能數數往詣彼問事。彼若有名德沙門、梵志，數往詣彼，隨時問義：

『諸尊：何者為善？何者不善？何者為罪？何者非罪？何者為妙？何者不妙？何者為白？何者為黑？白黑從何生？何義現世報？何義後世報？』問已能行。

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有善智慧。

所以者何？此道受善智慧，謂男子、女人，能數數往詣彼問事。

摩訶！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訶！當知：

作短壽 相應業，必得短壽 ；作長壽 相應業，必得長壽。

作多疾病相應業，必得多疾病；作少疾病相應業，必得少疾病。

作不端正相應業，必得不端正；作端正 相應業，必得端正。

作無威德相應業，必得無威德；作威德 相應業，必得威德。

作卑賤族相應業，必得卑賤族；作尊貴族相應業，必得尊貴族。

作無財物相應業，必得無財物；作多財物相應業，必得多財物。

作惡智慧相應業，必得惡智慧；作善智慧相應業，必得善智慧。

摩訶！此是我前所說，眾生因自行業，因業得報。緣業依業，業處眾生，隨其高下，處妙不妙。」

鸚鵡摩訶都提子白曰：

「世尊！我已解。善逝！我已知。」

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世尊！從今日入都提家，如入此舍衛地優婆塞家。令都提家長夜得利義，得饒益，安隱快樂。」

佛說如是，鸚鵡摩納都提子及無量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鸚鵡經第九竟(三千四百六十五字)

## 七一、《蜚肆經》

(同本異譯—《長阿含·第二分·第七經、[弊宿經](#))

我聞如是。

一時，尊者鳩摩羅迦葉遊拘薩羅國，與大比丘眾俱，往詣斯毖提，住彼村北尸攝毖林。

爾時，斯毖提中，有王名蜚肆，極大豐樂，資財無量，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種種具足。斯毖提邑泉池草木，一切屬王，從拘薩羅王波斯匿之所封授。

於是，斯毖提梵志居士聞，有沙門名鳩摩羅迦葉，遊拘薩羅國，與大比丘眾俱，來至此斯毖提，住彼村北尸攝毖林。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有大名稱，周聞十方。鳩摩羅迦葉才辯無礙，所說微妙，彼是多聞阿羅訶（今譯：阿羅漢）也。若有見此阿羅訶恭敬禮事者，快得善利。

“我等可往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

斯毖提梵志居士各與等類，相隨而行，從斯毖提並共北出，至尸攝毖林。

是時，蜚肆王在正殿上，遙見斯毖提梵志、居士，各與等類相隨而行，從斯毖提並共北出，至尸攝毖林。蜚肆王見已，告侍人曰：

「此斯毖提梵志、居士，今日何故，各與等類相隨而行，從斯毖提並共北出，至尸攝毖林？」侍人白曰：

「天王！彼斯毖提梵志、居士聞，有沙門鳩摩羅迦葉，遊拘薩羅國，與大比丘眾俱，來至此斯毖提，住彼村北尸攝毖林。

天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有大名稱，周聞十方。鳩摩羅迦葉才辯無礙，所說微妙，彼是多聞阿羅訶也。若有見此阿羅訶恭敬禮事者，快得善利。

“我等可往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

天王！是故，斯毖提梵志、居士各與等類相隨而行，從斯毖提並共北出，至尸攝毖林。」蜚肆王聞已告侍人曰：

「汝往詣彼斯毖提梵志、居士所，而語之曰：

『蜚肆王告斯毖提梵志、居士，諸賢可住，我與汝等共往，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

汝等愚癡，勿為彼所欺「為有後世、有眾生」。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

侍人受教，即往詣彼斯毖提梵志居士所，而語之曰：

「蜚肆王告斯毖提梵志、居士，諸賢可住，我與汝等共往，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

汝等愚癡，勿為彼所欺『為有後世、有眾生』。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

斯毖提梵志居士聞此教已，答侍人曰：

「輒如來勅。」

侍人還啟：

「已宣王命。彼斯毖提梵志、居士住待天王。唯願天王宜知是時。」

時，蜚肆王即勅御者：

「汝速嚴駕，我今欲行。」

御者受教，即速嚴駕，訖還白王：

「嚴駕已辦，隨天王意。」

時，蜚肆王即乘車出，往詣斯毖提梵志居士所，與共行至尸攝毖林。時，蜚肆王遙見尊者鳩摩羅迦葉在樹林間，即下車步進，往詣尊者鳩摩羅迦葉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問曰：

「迦葉！我今欲問，寧見聽耶？」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若欲問者，便可問之。我聞已當思。」

時，蜚肆王即便問曰：

「迦葉！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沙門鳩摩羅迦葉！於意云何？」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我今問王，隨所解答。於王意云何？今此日月，為是今世？為後世耶？」

蜚肆答曰：

「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

蜚肆答曰：

「如是，迦葉！復更有惡。」

迦葉！我有親親，疾病困篤。我往彼所，到已謂言：

『汝等當知，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

親親！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言「有後世、有眾生」我常不信彼之所說。

彼復作是語：

「若有男女作惡，行不精進、事情懈怠、嫉妬、慳貪，不舒手，不庶幾，極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

若彼沙門梵志所說是真實者，汝等是我親親，作惡、行不精進、事情懈怠、嫉妬、慳貪、不舒手、不庶幾，極著財物。若汝等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者，可還語我：

「蜚肆！彼地獄中如是如是苦。」”

若當爾者，我便現見。』

彼聞我語、受我教已，都無有來語我言：

『蜚肆！彼地獄中如是如是苦。』

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有後世，無眾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我復問王，隨所解答。若有王人收縛罪者，送至王所，白曰：

『天王！此人有罪，王當治之。』

王告彼曰：

『汝等將去，反縛兩手，令彼騎驢。打破敗鼓，聲如驢鳴，遍宣令已，從城南門出，坐高標下，斬斷其頭。』

彼受教已，即反縛罪人，令其騎驢。打破敗鼓，聲如驢鳴，遍宣令已。從城南門出，坐高標下，欲斬其頭。此人臨死，語彼卒曰：

『汝且小住，我欲得見父母、妻子、奴婢、使人，聽我暫去。』

於王意云？何彼卒寧當放斯罪人，聽暫去耶？」

蜚肆答曰：

「不也。迦葉！」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王！親親者亦復如是，作惡、行不精進、事情懈怠、嫉妬、慳貪、不舒手、不庶幾，極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

地獄卒捉，極苦治時，彼語卒曰：

『諸地獄卒！汝等小住，莫苦治我。我欲暫去，詣蜚肆王，告語之曰：

「彼地獄中如是如是苦。」令彼現見。』

於王意云何？彼地獄卒寧當放王親親，令暫來耶？」

蜚肆答曰：

「不也。迦葉！」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汝應如是觀於後世，莫如肉眼之所見也。

蜚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蜚肆王復言：

「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

蜚肆答曰：

「如是，迦葉！復更有惡。

迦葉！我有親親，疾病困篤。我往彼所，到已謂言：

『汝等當知，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親親！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言有後世、有眾生生」我常不信彼之所說。

彼復作是語：

「若有男女，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

若彼沙門、梵志所說是真實者，汝等是我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

若汝等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天上者，可還語我：

「蜚肆！天上如是如是樂。」

若當爾者，我便現見。』

彼聞我語、受我教已，都無有來語我言：『蜚肆！天上如是如是樂。』

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

蜚肆！猶村邑外有都園廁，深沒人頭，糞滿其中，而有一人墮沒廁底。

若復有人，為慈愍彼，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便從廁上徐徐挽出，刮以竹片，拭以樹葉，洗以暖湯。彼於後時淨澡浴已，以香塗身，昇正殿上，以五所欲而娛樂之。

於王意云何？彼人寧復憶念先廁，歡喜稱譽，復欲見耶？」

蜚肆答曰：

「不也。迦葉！若更有人憶念彼廁，歡喜稱譽，而欲見者，便不愛此人；況復自憶念先廁，歡喜稱譽，復欲見者？是處不然。」

「蜚肆！若王有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生天上已，天五所欲而自娛樂。

於王意云何？彼天天子，寧當捨彼天五所欲，憶念於此人間五欲，歡喜稱譽，復欲見耶？」

蜚肆答曰：

「不也。迦葉！所以者何？人間五欲臭處不淨，甚可增惡，而不可向、不可愛念、麤澁不淨。迦葉！比於人間五所欲者，天欲為最，最上、最好、最妙、最勝。

若彼天天子，捨天五欲，而更憶念人間五欲，歡喜稱譽，復欲見者，是處不然。」

「蜚肆！汝應如是觀於後世，莫如肉眼之所見也。

蜚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蜚肆王復言：

「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復更有惡而過是耶？」

蜚肆答曰：

「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親親，疾病困篤。我往彼所，到已謂言：

『汝等當知，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親親！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言「有後世、有眾生生」我常不信彼之所說。

彼復作是語：

「若有男女，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

若彼沙門、梵志所說是真實者，汝等是我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若汝等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天上者，可還語我：

「蜚肆！天上如是如是樂。」

若汝天上而作是念“我若還歸，當何所得？”蜚肆王家多有財物，吾當與汝。」

彼聞我語、受我教已，都無有來語我言：

『蜚肆！天上如是如是樂。』

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蟬肆！天上壽長，人間命短。若人間百歲，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一日一夜，月三十日，年十二月，三十三天天壽千年。

於王意云何？若汝有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生天上已，便作是念：

“我等先當一日一夜，以天五欲而自娛樂；或二、三、四，至六七日，以天五欲而自娛樂。然後當往語蟬肆王，天上如是如是樂，令彼現見。”

於王意云何？汝竟當得爾所活不？」

蟬肆問曰：

「迦葉！誰從後世，來語沙門鳩摩羅迦葉：

『天上壽長，人間命短。若人間百歲，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一日一夜，月三十日，年十二月，三十三天天壽千年？』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蟬肆！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

蟬肆！猶如盲人。彼作是說：

『無黑白色，亦無見黑白色。無長短色，亦無見長短色。無近遠色，亦無見近遠色。無麤細色，亦無見麤細色。何以故？我初不見不知，是故無有色。』

彼盲如是說，為真說耶？」

蟬肆答曰：

「不也。迦葉！所以者何？迦葉！有黑白色，亦有見黑白色。有長短色，亦有見長短色。有近遠色，亦有見近遠色。有麤細色，亦有見麤細色。

若盲作是說『我不見不知，是故無有色。』者。彼作是說，為不真實。」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蟬肆！王亦如盲。若王作是說：

『誰從後世，來語沙門鳩摩羅迦葉，天上壽長，人間命短。若人間百歲，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一日一夜，月三十日，年十二月，三十三天天壽千年？』」

蟬肆王言：

「沙門鳩摩羅迦葉！大為不可！不應作是說。所以者何？沙門鳩摩羅迦葉精進，比我如盲。迦葉！若知我知“我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天上”者；迦葉！我今便應即行布施，修諸福業，奉齋守戒已，以刀自殺，或服毒藥、或投坑井、或自縊死。

沙門鳩摩羅迦葉精進，不應比我如彼盲人。」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蟬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

蟬肆！猶如梵志，有年少婦，方始懷妊。又前婦者，已有一男。而彼梵志，於其中間忽便命終。

命終之後，彼前婦兒，語小母曰：『小母當知，今此家中所有財物，盡應屬我，不復見應可與分者。』

小母報曰：『我今懷妊。若生男者，汝應與分；若生女者，物盡屬汝。』

彼前婦兒，復更再三語小母曰：『今此家中所有財物，盡應屬我，不復見應可與分者。』

小母亦復再三報曰：『我今懷妊。若生男者，汝應與分；若生女者，物盡屬汝。』

於是，小母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欲求存命而反自害。即入室中，便取利刀，自決其腹，看為是男、為是女耶？彼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欲求存命，而反自害及腹中子。

當知蜚肆亦復如是，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欲求存命反作是念：

“迦葉！若知我知“我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天上”者；我今便應即行布施，修諸福業，奉齋守戒已，以刀自殺，或服毒藥、或投坑井、或自縊死。沙門鳩摩羅迦葉精進，不應比我如彼盲人。”

蜚肆！若精進人長壽者，便得大福。若得大福者，便得生天長壽。

蜚肆！汝應如是觀於後世，莫如肉眼之所見也。

蜚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蜚肆王復言：

「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

蜚肆答曰：

「如是。迦葉！復更有惡。

迦葉！我有親親，疾病困篤。我往彼所，慰勞看彼，彼亦慰勞視我。彼若命終，我復詣彼，慰勞看彼。彼亦不復慰勞視我，我亦不復慰勞看彼。

迦葉！以此事故，我作是念“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

蜚肆！猶如有人，善能吹螺。若彼方土未曾聞螺聲，便往彼方。於夜闇中，昇高山上，盡力吹螺。彼眾多人未曾聞螺聲，聞已，便念：

“此為何聲？如是極妙！為甚奇特！實可愛樂，好可觀聽，令心歡悅。”

時，彼眾人便共往詣善吹螺人所。到已，問曰：

『此是何聲？如是極妙！為甚奇特！實可愛樂，好可觀聽，令心歡悅。』

善吹螺人以螺投地，語眾人曰：

『諸君當知，即此螺聲。』

於是，眾人以足蹴螺，而作是語：

『螺可出聲！螺可出聲！』

寂無音響。善吹螺人便作是念：

“今此眾人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所以者何？乃從無知之物，欲求音聲？”

是時，善吹螺人還取彼螺，以水淨洗，便舉向口，盡力吹之。時，彼眾人聞已，作是念：

“螺甚奇妙！所以者何？謂因手因水，因口風吹，便生好聲，周滿四方。”

如是。蜚肆！若人活命存者，則能言語，共相慰勞。若其命終，便不能言，共相慰勞。

蜚肆！汝應如是觀眾生生，莫如肉眼之所見也。

蜚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蜚肆王復言：

「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

蜚肆答曰：

「如是。迦葉！復更有惡。

迦葉！我有右伺，收捕罪人，送詣我所。到已，白曰：

『天王！此人有罪，願王治之。』

我語彼曰：

『取此罪人，可生稱之。生稱之已，還下著地，以繩絞殺，殺已復稱。

我欲得知此人，為何時極輕柔軟、色悅澤好？為死時耶？為活時耶？』

彼受我教，取此罪人，活稱之已。還下著地，以繩絞殺，殺已復稱。

彼罪人活時極輕柔軟，色悅澤好。彼人死已，皮轉厚重，堅不柔軟，色不悅澤。

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

蜚肆！猶如鐵丸、或鐵犁鏡，竟日火燒。彼當爾時極輕柔軟，色悅澤好。

若火滅已，漸漸就冷，轉凝厚重，堅不柔軟，色不悅澤。

如是。蜚肆！若人活時，身體極輕柔軟，色悅澤好。若彼死已，便轉厚重，堅不柔軟，色不悅澤。

蜚肆！汝應如是觀眾生生，莫如肉眼之所見也。

蜚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蜚肆王復言：

「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

蜚肆答曰：

「如是。迦葉！復更有惡。

迦葉！我有右伺，收捕罪人，送詣我所。到已，白曰：

『天王！此人有罪，願王治之。』

我語彼曰：

『取此罪人，倒著鐵釜中，或著銅釜中，密蓋其口，於下燃火。下燃火已，觀視眾生入時出時、往來周旋。』

彼受我教，取此罪人，倒著鐵釜中，或著銅釜中，密蓋其口，於下燃火。下燃火已，觀視眾生入時出時、往來周旋。

迦葉！我作如是方便，不見眾生。

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眾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我今問汝，隨所解答。

於意云何？若汝食好極美上饌，晝寢於床。汝頗曾憶，於夢中見園觀、浴池、林木、華果、清泉長流，極意遊戲，周旋往來耶？」

蜚肆答曰：

「曾憶有之。」

迦葉復問：

「若汝食好極美上饌，晝寢於床，爾時頗有直侍人不？」

答曰：

「有也。」

迦葉復問：

「若汝食好極美上饌，晝寢於床。當爾之時，左右直侍，頗有見汝出入、周旋往來時耶？」

蜚肆答曰：

「正使異人亦不能見，況復左右直侍人耶？」

「蜚肆！汝應如是觀眾生，莫如肉眼之所見也。

蜚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蜚肆王復言：

「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眾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

蜚肆答曰：

「如是。迦葉！復更有惡。

迦葉！我有右伺，收捕罪人，送詣我所。到已，白曰：

『天王！此人有罪，願王治之。』

我語彼曰：

『取此罪人，剝皮剔肉，截筋破骨，乃至於髓，求眾生。』

彼受我教，取此罪人，剝皮剔肉，截筋破骨，乃至於髓，求眾生。

迦葉！我作如是方便，求眾生，而竟不見眾生。

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眾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

蜚肆！猶如事火編髮梵志，居近道邊。去彼不遠，有商人宿。時，諸商人過夜平旦，忽忽發去，忘一小兒。於是，事火編髮梵志早起，案行商人宿處，見一小兒獨住失主。見已，念曰：

『今此小兒無所依怙，我不養者，必死無疑。』

便抱持去，還至本處而養長之。此兒轉大，諸根成就。爾時，事火編髮梵志，彼於人間有小事緣。於是，事火編髮梵志勅年少曰：

『我有小事，暫出人間。汝當種火，慎莫令滅。若火滅者，汝可取此火鑽求之。』

爾時，事火編髮梵志善教勅已，即至人間。於後，年少便出遊戲，火遂滅盡。彼還求火，即取火鑽以用打地，而作是語：

『火出！火出！』

火竟不出。復於石上加力打之：

『火出！火出！』

火亦不出。火既不出，便破火鑽十片、百片，棄去坐地，愁惱而言：

『不能得火，當如之何？』

是時，事火編髮梵志彼於人間所作已訖，還歸本處。到已，問曰：

『年少！汝不遊戲，隨視種火，不令滅耶？』

年少白曰：

『尊者！我出遊戲，火後遂滅。我還求火，即取火鑽，以用打地，而作是語“火出！火出！”火竟不出。

復於石上加力打之，“火出！火出！”火亦不出。火既不出，便破火鑽十片、百片，棄去坐地。

尊者！我如是求，不能得火。當如之何？』

爾時，事火編髮梵志便作是念：

“今此年少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所以者何？從無知火鑽，作如是意求索火耶？”

於是，事火編髮梵志取燥火鑽，火母著地而以鑽之，即便火出，轉轉熾盛。語年少曰：

『年少！求火法應如是。不應如汝愚癡不達，無有智慧，從無知火鑽，作如是意求索於火。』

當知蜚肆亦復如是，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於無知死肉乃至骨髓，求眾生。蜚肆！汝應如是觀眾生，莫如肉眼之所見也。

蜚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蜚肆王復言：

「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所以者何？若有他國異人聞之，便作是說：

『蜚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

迦葉！是故，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

蟬肆！猶如朋友二人，捨家治生。彼行道時，初見有麻，甚多無主。一人見已，便語伴曰：『汝當知之，今此有麻，甚多無主。我欲與汝共取自重，而擔還歸，可得資用。』

便取重擔。彼於道路，復見多有劫貝紗縷，及劫貝衣，甚多無主。復見多銀，亦無有主。一人見已，便棄麻擔，取銀自重。復於道路見多金聚，而無有主。時，擔銀人語擔麻者：『汝今當知，此金極多而無有主。汝可捨麻，我捨銀擔，我欲與汝共取此金，重擔而歸，可得供用。』

彼擔麻者語擔銀人：

『我此麻擔已好裝治，縛束已堅，從遠擔來，我不能捨。汝且自知，勿憂我也。』

於是，擔銀人強奪麻擔，撲著於地，而挽壞之。彼擔麻者語擔銀人：

『汝已如是挽壞我擔。我此麻擔縛束已堅，所來處遠，我要自欲擔此麻歸，終不捨之。汝且自知，勿憂我也。』

彼擔銀人即捨銀擔，便自取金，重擔而還。擔金人歸，父母遙見擔金來歸，見已，嘆曰：『善來賢子！快來賢子！汝因是金，快得生活，供養父母，供給妻子、奴婢、使人。復可布施沙門梵志，作福昇上，善果善報，生天長壽。』

彼擔麻者還歸其家，父母遙見擔麻來歸，見已，罵曰：

『汝罪人來！無德人來！汝因此麻，不得生活，供養父母，供給妻子、奴婢、使人。又亦不得布施沙門及諸梵志，作福昇上，善果善報，生天長壽。』

當知蟬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增惡。」

蟬肆王復言：

「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所以者何？若有他國異人聞之，便作是說：

『蟬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

迦葉！是故，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蟬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

蟬肆！猶如商人，與其大眾，有千乘車，行飢儉道。此大眾中而有兩主。

彼作是念：“我等何因得脫此難？”

復作是念：“我此大眾應分為兩部，部各五百。”

彼商人眾便分為兩部，部各五百。

於是，一商人主將五百乘，至飢儉道。彼商人主常在前導，見有一人從傍道來，衣服盡濕，身黑頭黃，兩眼極赤，著蘅華鬘，而乘驢車，泥著兩矜。彼商人主見便問曰：

『飢儉道中有天雨不？彼有新水、樵、及草耶？』

彼人答曰：

『飢儉道中天降大雨，極有新水，乃饒樵、草。』

諸賢！汝等可捨故水、樵、草，莫令乘乏。汝等不久，當得新水、及好樵、草。』

彼商人主聞已，即還詣諸商人，而告之曰：

『我在前行。見有一人從傍道來，衣服盡濕，身黑頭黃，兩眼極赤，著蘅華鬘而乘驢車，泥著兩[輾-咸+匆]。我問彼曰：

「飢儉道中有天雨不？彼有新水、樵、及草耶？」

彼答我曰：

「飢儉道中天降大雨，極有新水，乃饒樵、草。

諸賢！汝等可捨故水、樵、草，莫令乘乏。汝等不久，當得新水，及好樵、草。」

諸商人！我等可捨故水樵草。如是不久，當得新水樵草，莫令乘乏。』

彼商人等，即便棄捨故水樵草。一日行道，不得新水樵草，二日、三日、乃至七日行道，猶故不得新水樵草。過七日已，為食人鬼之所殺害。

## 第二商人主便作是念：

“前商人主已過嶮難。我等今當以何方便，復得脫難？”

第二商人主作是念已，與五百車即便俱進，至飢儉道。第二商人主自在前導。見有一人從傍道來，衣服盡濕，身黑頭黃，兩眼極赤，著蘅華鬘而乘驢車，泥著兩[輾-咸+匆]。第二商人主見便問曰：

『飢儉道中有天雨不？彼有新水、樵及草耶？』

彼人答曰：

『飢儉道中天降大雨，極有新水，乃饒樵草。

諸賢！汝等可捨故水、樵、草，莫令乘乏。汝等不久，當得新水及好樵草。』

第二商人主聞已，即還詣諸商人，而告之曰：

『我在前行，見有一人從傍道來，衣服盡濕，身黑頭黃，兩眼極赤，著蘅華鬘而乘驢車，泥著兩[矜]。我問彼曰：

「飢儉道中有天雨不？彼有新水、樵及草耶？」

彼答我曰：

「飢儉道中天適大雨，極有新水，乃饒樵草。

諸賢！汝等可捨故水、樵、草，莫令乘乏，汝等不久，當得新水、及好樵、草。

諸商人！我等未可捨故水樵草。若得新水樵草，然後當棄。

彼不捨故水樵草。一日行道，不得新水樵草。二日、三日、乃至七日行道，猶故不得新水樵草。

第二商人主在前行時，見前第一商人主及諸商人，為食人鬼之所殺害。

第二商人主見已，語諸商人：

『汝等看前商人主，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既自殺身，復殺諸人。汝等商人若欲取前諸商人物，自恣取之。』

當知蜚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憎惡，猶前第一商人之主及諸商人。」

蜚肆王復言：

「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所以者何？若有他國異人聞之，便作是說：

『蜚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

迦葉！是故，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

蜚肆！猶如二人許戲賭餅（[原字：麩-夫+并]）。第一戲者並竊食之，食一二三，或至眾多。第二戲者便作是念：

“共此人戲，數數欺我，而偷餅食，或一、二、三，或至眾多。”

見如是已，語彼伴曰：

『我今欲息，後當更戲。』

於是，第二戲者離於彼處，便以毒藥用塗其餅。塗已即還，語其伴曰：

『可來共戲！』

即來共戲，第一戲者，復竊餅食，或一二三，或至眾多。既食餅已，即便戴眼，吐沫欲死。

於是，第二戲者向第一戲人即說頌曰：

此餅毒藥塗，汝貪食不覺。坐為餅欺我，後必致苦患。

當知蜚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憎惡。猶如戲人為餅欺他，還自得殃。」

蜚肆王復言：

「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所以者何？若有他國異人聞之，便作是說：

『蜚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

迦葉！是故，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

蜚肆！猶養猪人。彼行路時，見有煖糞，甚多無主。便作是念：

“此糞可以養飽多猪，我寧可取自重而去。”

即取負去。彼於中道，遇天大雨，糞液流漫，澆污其身，故負持去，終不棄捨。彼則自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憎惡。

當知蜚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憎惡，猶養猪人。」

蜚肆王復言：

「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所以者何？若有他國異人聞之，便作是說：

『蜚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

迦葉！是故，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復聽我說最後譬喻。若汝知者善，若不知者，我不復說法。」

蜚肆！猶如大猪，為五百猪王，行嶮難道。彼於中路，遇見一虎。猪見虎已，便作是念：

“若與鬪者，虎必殺我。若畏走者，然諸親族便輕慢我。不知今當以何方，便得脫此難？”

作是念已，而語虎曰：

『若欲鬪者，便可共鬪。若不爾者，借我道過。』

彼虎聞已，便語猪曰：

『聽汝共鬪，不借汝道。』

猪復語曰：

『虎汝小住，待我被著祖父時鎧，還當共戰。』

彼虎聞已而作是念：

“彼非我敵，況祖父鎧耶？”

便語猪曰：

『隨汝所欲。』

猪即還至本廁處所，婉轉糞中。塗身至眼已，便往至虎所，語曰：

『汝欲鬪者，便可共鬪。若不爾者，借我道過。』

虎見猪已，復作是念：

“我常不食雜小蟲者，以惜牙故，況復當近此臭猪耶？”

虎念是已，便語猪曰：

『我借汝道，不與汝鬪。』

猪得過已，則還向虎而說頌曰：

虎汝有四足，          我亦有四足。          汝來共我鬪，          何意怖而走？

時，虎聞已，亦復說頌而答猪曰：

汝毛豎森森，          諸畜中下極。          猪汝可速去，          糞臭不可堪。

時，猪自誇復說頌曰：

摩竭鴛二國，          聞我共汝鬪。          汝來共我戰，          何以怖而走？

虎聞此已，復說頌曰：

舉身毛皆污，          猪汝臭熏我。          汝鬪欲求勝，          我今與汝勝。」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我亦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捨者；汝便自受無量之惡，亦為眾人之所憎惡，猶如彼虎與猪勝也。」

蜚肆王聞已，白曰：

「尊者初說日月喻時，我聞即解，歡喜奉受。」

然我欲從尊者鳩摩羅迦葉，求上復上妙智所說，是故我向問復問耳！我今自歸尊者鳩摩羅迦葉。」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汝莫歸我。我所歸佛，汝亦應歸。」

蜚肆王白曰：

「尊者！我今自歸佛、法及比丘眾。願尊者鳩摩羅迦葉為佛，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尊者鳩摩羅迦葉！我從今日始，行布施修福。」

尊者鳩摩羅迦葉問曰：

「蜚肆！汝欲行施修福，施與幾人？能至幾時？」→

蜚肆王白曰：

「布施百人或至千人。一日、二日，或至七日。」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若王行施，修福布施百人，或至千人。一日二日，或至七日者。諸方沙門梵志盡聞，蜚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諸方聞已，盡當遠來，七日之中不及王施。若不得食王信施者，王便無福，不得長夜受其安樂。

蜚肆王！猶如種子不碎不壞、不割不坼，非風非日非水中傷，秋時好藏。若彼居士深耕良田，極治地已，隨時下種，然雨澤不適者；於蜚肆意云何？彼種可得生增長不？」

答曰：

「不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汝亦如是。若行施，修福布施百人，或至千人。一日二日，或至七日者。

諸方沙門梵志盡聞，蜚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諸方聞已，盡當遠來，七日之中不及王施。

若不得食王信施者，王便無福，不得長夜受其安樂。」

蜚肆王復問曰：

「尊者！我當云何？」

尊者鳩摩羅迦葉答曰：

「蜚肆！汝當行施修福，常供長齋。

若蜚肆王行施修福，常供長齋者。諸方沙門梵志聞，蜚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諸方聞已，盡當遠來。彼皆可得及王信施，王便有福，而得長夜受其安樂。

蜚肆！猶如種子不碎不壞、不割不坼，非風非日非水中傷，秋時好藏。若彼居士深耕良田，極治地已，隨時下種，雨澤適者。於蜚肆意云何，彼種可得生增長不？」

答曰：

「生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蜚肆！汝亦如是。若當行施修福，常供長齋者。諸方沙門梵志聞，蜚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諸方聞已，盡當遠來。彼皆可得及王信施，王便有福，而得長夜受其安樂。」

於是蜚肆王白曰：

「尊者！我從今始行施修福，常供長齋。」

爾時，尊者鳩摩羅迦葉為蜚肆王，及斯鞞提梵志居士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

於是，蜚肆王及斯鞞提梵志居士，尊者鳩摩羅迦葉為其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稽首尊者鳩摩羅迦葉足，繞三匝而去。

彼蜚肆王雖行施修福，然極惡麤弊，豆羹菜茹，唯一片薑。又復施以麤弊布衣。

時，監厨者名優多羅，彼行施修福時，為蜚肆王囑語上座呪願：

「此施若有福報者，莫令蜚肆王今世、後世受。」

蜚肆王聞優多羅行施修福時，常為囑上座呪願：

「此施若有福報者，莫令蜚肆王今世、後世受。」

聞已即呼問曰：

「優多羅！汝實行施修福時，為我囑上座呪願：

『此施若有福報者，莫令蜚肆王今世、後世受。』

為如是耶？」

優多羅白曰：

「實爾。天王！所以者何？天王雖行施修福，然極惡麤弊，豆羹菜茹，唯一片薑。天王！此食尚不可以手觸，況復自食耶？

天王施以麤弊布衣，天王！此衣尚不可以脚躡，況復自著耶？

我敬天王不重所施，是故天王！我不願此弊布施報，令王受也。」

蜚肆王聞已告曰：

「優多羅！汝從今始，如我所食，當以飯食；如我著衣，當以布施。」

於是，優多羅從是已後，如王所食便以飯食，如王所衣便以布施。

爾時，優多羅因為蜚肆王監行布施故，身壞命終，生四王天中。

彼蜚肆王以不至心行布施故，身壞命終，生椶樹林空宮殿中。

尊者橋焰鉢帝數往遊行彼椶樹林空宮殿中。尊者橋焰鉢帝遙見蜚肆王，即便問曰：

「汝是誰耶？」

蜚肆王答曰：

「尊者橋焰鉢帝！頗聞閻浮洲中有斯耆提王，名蜚肆耶？」

尊者橋焰鉢帝答曰：

「我聞閻浮洲中斯耆提有王，名蜚肆。」

蜚肆王白曰：

「尊者橋焰鉢帝！我即是也，本名蜚肆王。」

尊者橋焰鉢帝復問曰：

「蜚肆王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彼何由生此，依四王天小椶樹林空宮殿中？」

蜚肆王白曰：

「尊者橋焰鉢帝！我本實有是見，然為尊者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

若尊者橋焰鉢帝還下閻浮洲者，願遍告語閻浮洲人：

『若行施修福時，當至心與、自手與、自往與、至信與、知有業有業報與。

所以者何？莫令以是，受布施報，如斯耆提蜚肆王也。蜚肆王者是布施主，以不至心行施與故，生依四王天小椶樹林空宮殿中。」

爾時，尊者橋焰鉢帝默然而受。

於是，尊者橋焰鉢帝有時來下，至閻浮洲，則遍告諸閻浮洲人：

「至心施與，自手與、自往與、至信與、知有業有業報與。

所以者何？莫令以是，受布施報，如斯憇提蜚肆王也。

蜚肆王者是布施主，以不至心行施與故，生依四王天小楫樹林空宮殿中。」

尊者鳩摩羅迦葉所說如是。蜚肆王、斯憇提梵志居士，及諸比丘，聞尊者鳩摩羅迦葉所說，歡喜奉行。

蜚肆王經第七竟(萬三百六十七字)

## 一五、《思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若有故作業，我說：『彼必受其報！或現世受、或後世受。』」

若不故作業，我說：『此不必受報！』」

**於中，身故作三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口有四業，意有三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

云何〈身故作三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

一曰〈殺生〉。極惡飲血，其欲傷害，不慈眾生，乃至蝼蟲。

二曰〈不與取〉。著他財物，以偷意取。

三曰〈邪淫〉。彼或有父所護，或母所護，或父母所護，或姊妹所護，或兄弟所護，或婦父母所護，或親親所護，或同姓所護，或為他婦女，有鞭罰、恐怖，及有名假貨，至華鬢親，犯如此女，

是謂身故作三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

云何〈口故作四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

一曰〈妄言〉。彼或在眾，或在眷屬，或在王家。若呼彼問：『汝知便說。』彼不知言知、知言不知、不見言見、見言不見，為己為他、或為財物，知已妄言。

二曰〈兩舌〉。欲離別他。聞此語彼，欲破壞此；聞彼語此，欲破壞彼。合者欲離，離者復離。而作群黨，樂於群黨，稱說群黨。

三曰〈麤言〉。彼若有言，辭氣麤獷，惡聲逆耳，眾所不喜，眾所不愛，使他苦惱，令不得定，說如是言。

四曰〈綺語〉。彼非時說、不真實說、無義說、非法說、不止息說。又復稱歎不止息事，違背於時，而不善教，亦不善訶。

是謂口故作四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

云何〈意故作三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

一曰〈貪伺〉。見他財物諸生活具，常伺求望，欲令我得。

二曰〈嫉恚〉。意懷憎嫉而，作是念“彼眾生者，應殺、應縛、應收、應免、應逐擯出。”其欲令彼受無量苦。

三曰〈邪見〉。所見顛倒。如是見、如是說『無施無齋，無有呪說，無善惡業，無善惡業報，無此世彼世，無父無母。

世無真人往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

是謂意故作三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

**多聞聖弟子捨身不善業，修身善業；捨口、意不善業，修口、意善業。**

彼多聞聖弟子，如是具足精進戒德，成就身淨業，成就口、意淨業，離恚、離諍，除去睡眠、無調、貢高，斷疑度慢，正念正智，無有愚癡。

彼〈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彼作是念“我本此心少不善修，我今此心無量善修。”

多聞聖弟子，其心如是無量善修。若本因惡知識，為放逸行，作不善業。彼不能將去，不能穢汙，不復相隨。

若有幼少童男、童女，生便能行慈心解脫者，而於後時，彼身、口、意，寧可復作不善業耶？」

比丘答曰：

「不也，世尊！」

「所以者何？自不作惡業，惡業何由生？是以男女在家、出家，常當勤修慈心解脫。若彼男女在家、出家，修慈心解脫者，不持此身往至彼世，但隨心去。此比丘應作是念“我本放逸，作不善業，是一切今可受報，終不後世。”若有如是行慈心解脫無量善與者，必得阿那含，或復上得。

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彼作是念“我本此心少不善修，我今此心無量善修。”

多聞聖弟子，其心如是無量善修。若本因惡知識，為放逸行，作不善業。彼不能將去，不能穢汙，不復相隨。

若有幼少童男、童女，生便能行捨心解脫者，而於後時，彼身、口、意，寧可復作不善業耶？」

比丘答曰：

「不也，世尊！」

「所以者何？自不作惡業，惡業何由生？是以男女在家、出家，常當勤修捨心解脫。若彼男女在家、出家，修捨心解脫者，不持此身往至彼世，但隨心去。此比丘應作是念“我本放逸作不善業，是一切今可受報，終不後世。”若有如是行捨心解脫無量善修者，必得阿那含，或復上得。」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思經第五竟(一千七十四字)

## 二七、《梵志陀然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加蘭哆園，與大比丘眾俱，共受夏坐。

爾時，尊者舍梨子在舍衛國，亦受夏坐。

是時，有一比丘，於王舍城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從王舍城往舍衛國，住勝林給孤獨園。彼一比丘，往詣尊者舍梨子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

尊者舍梨子問曰：

「賢者！從何處來？於何夏坐？」

彼一比丘答曰：

「尊者舍梨子！我從王舍城來，在王舍城受夏坐。」

復問：

「賢者！**世尊**在王舍城受夏坐，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

答曰：

「如是，尊者舍梨子！世尊在王舍城受夏坐，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

復問：

「賢者！**比丘眾、比丘尼眾**在王舍城受夏坐，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樂聞法耶？」

答曰：

「如是，尊者舍梨子！比丘眾、比丘尼眾在王舍城受夏坐，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盡樂聞法。」

復問：

「賢者！**優婆塞眾、優婆夷眾**住王舍城，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樂聞法耶？」

答曰：

「如是，尊者舍梨子！優婆塞眾、優婆夷眾住王舍城，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盡樂聞法。」

復問：

「賢者！**若干異學沙門梵志**，在王舍城受夏坐，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樂聞法耶？」

答曰：

「如是，尊者舍梨子！若干異學沙門梵志，在王舍城受夏坐，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盡樂聞法。」

復問：

「賢者！**在王舍城，有一梵志名曰陀然**，是我昔日未出家友，賢者識耶？」

答曰：

「識之。」

復問：

「賢者！梵志陀然住王舍城，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樂聞法耶？」

答曰：

「尊者舍梨子！梵志陀然住王舍城，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不欲見佛，不樂聞法。所以者何？尊者舍梨子！梵志陀然而不精進，犯於禁戒。彼依傍於王，欺誑梵志居士；依恃梵志居士，欺誑於王。」

尊者舍梨子聞已，於舍衛國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從舍衛國往詣王舍城，住竹林加蘭哆園。

於是，尊者舍梨子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王舍城次行乞食。乞食已竟，往至梵志陀然家。是時，梵志陀然從其家出，至泉水邊苦治居民。

梵志陀然遙見尊者舍梨子來，從坐而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舍梨子，讚曰：

「善來舍梨子！舍梨子久不來此。」

於是，梵志陀然敬心扶抱尊者舍梨子，將入家中，為敷好床，請使令坐。尊者舍梨子即坐其床。梵志陀然見尊者舍梨子坐已，執金澡灌，請尊者舍梨子食。

尊者舍梨子曰：

「止！止！陀然！但心喜足。」

梵志陀然復再三請食，尊者舍梨子亦再三語曰：

「止！止！陀然！但心喜足。」

是時，梵志陀然問曰：

「舍梨子！何故入如是家而不肯食？」

答曰：

「陀然！汝不精進，犯於禁戒。依傍於王，欺誑梵志居士；依傍梵志居士，欺誑於王。」

梵志陀然答曰：

「舍梨子！當知我今在家，以家業為事。我應自安隱，供養父母，瞻視妻子，供給奴婢；當輸王租，祠祀諸天，祭餼先祖，及布施沙門梵志，為後生天而得長壽、得樂果報故。」

舍梨子！是一切事不可得疑，一向從法。」

於是，尊者舍梨子告曰：

「陀然！我今問汝，隨所解答。」

梵志陀然！於意云何？若使有人，為**父母**故而行作惡。因行惡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生地獄已，獄卒執捉，極苦治時。彼向獄卒而作是語：

『獄卒當知，莫苦治我。所以者何？我為**父母**故而行作惡。』

云何？陀然！彼人可得從地獄卒脫此苦耶？」

答曰：

「不也。」

復問：

「陀然！於意云何？若復有人，為**妻子**故而行作惡。因行惡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生地獄已，獄卒執捉，極苦治時。彼向獄卒而作是語：

『獄卒當知，莫苦治我。所以者何？我為**妻子**故而行作惡。』

云何？陀然！彼人可得從地獄卒脫此苦耶？」

答曰：

「不也。」

復問：

「陀然！於意云何？若復有人，為奴婢故而行作惡。因行惡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生地獄已，獄卒執捉，極苦治時。彼向獄卒而作是語：

『獄卒當知，莫苦治我。所以者何？我為奴婢故而行作惡。』

云何？陀然！彼人可得從地獄卒脫此苦耶？」

答曰：

「不也。」

復問：

「陀然！於意云何？若復有人，為王、為天、為先祖、為沙門梵志故，而行作惡。因行惡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生地獄已，獄卒執捉，極苦治時。彼向獄卒而作是語：

『獄卒當知，莫苦治我。所以者何？我為王、為天、為先祖、為沙門梵志故，而行作惡。』

云何？陀然！彼人可得從地獄卒脫此苦耶？」

答曰：

「不也。」

「陀然！族姓子可得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尊重、奉敬、孝養父母行福德業，不作惡業。

陀然！若族姓子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尊重奉敬孝養父母，行福德業，不作惡業者。彼便為父母之所愛念，而作是言：『令汝強健，壽考無窮。所以者何？我由汝故安隱快樂。』

陀然！若有人，極為父母所愛念者，其德日進，終無衰退。

陀然！族姓子可得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愛念妻子，供給瞻視行福德業，不作惡業。

陀然！若族姓子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愛念妻子，供給瞻視，行福德業，不作惡業者。彼便為妻子之所尊重，而作是言：『願尊強健，壽考無窮。所以者何？我由尊故安隱快樂。』

陀然！若有人，極為妻子所尊重者，其德日進，終無衰退。

陀然！族姓子可得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愍傷奴婢，給恤瞻視行福德業，不作惡業。

陀然！若族姓子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愍傷奴婢，給恤瞻視，行福德業，不作惡業者。彼便為奴婢之所尊重，而作是言：『願令大家強健，壽考無窮。所以者何？由大家故我得安隱。』

陀然！若有人，極為奴婢所尊重者，其德日進，終無衰退。

陀然！族姓子可得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尊重供養沙門梵志行福德業，不作惡業。

陀然！若族姓子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尊重供養沙門梵志，行福德業，不作惡業者。

彼便極為沙門梵志之所愛念，而作是言：『令施主強健，壽考無窮。所以者何？我由施主故得安隱快樂。』

陀然！若有人，極為沙門梵志所愛念者，其德日進，終無衰退。」

於是，梵志陀然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舍梨子白曰：

「舍梨子！我有愛婦名曰端正，我惑彼故而為放逸，大作罪業。

舍梨子！我從今日始捨端正婦，自歸尊者舍梨子。」

尊者舍梨子答曰：

「陀然！汝莫歸我。我所歸佛，汝應自歸。」

梵志陀然白曰：

「尊者舍梨子！我從今日，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尊者舍梨子！受我為佛優婆塞，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於是，尊者舍梨子為梵志陀然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坐起去，遊王舍城。住經數日，攝衣持鉢，從王舍城出，往詣南山，住南山村北尸攝憇林中。

彼時，有一比丘遊王舍城，住經數日，攝衣持鉢，從王舍城出，亦至南山，住南山村北尸攝憇林中。於是，彼一比丘往詣尊者舍梨子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

尊者舍梨子問曰：

「賢者！從何處來？何處遊行？」

比丘答曰：

「尊者舍梨子！我從王舍城來，遊行王舍城。」

復問：

「賢者！知王舍城有一梵志，名曰陀然，是我昔日未出家友耶？」

答曰：

「知也。」

復問：

「賢者！梵志陀然住王舍城，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樂聞法耶？」

答曰：

「尊者舍梨子！梵志陀然欲數見佛，欲數聞法，但不安快，氣力轉衰。所以者何？尊者舍梨子，梵志陀然今者疾病，極困危篤，或能因此而至命終。」

尊者舍梨子聞是語已，即攝衣持鉢，從南山出，至王舍城，住竹林加蘭哆園。

於是，尊者舍梨子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往詣梵志陀然家。梵志陀然遙見尊者舍梨子來，見已便欲從床而起。尊者舍梨子見梵志陀然欲從床起，便止彼曰：

「梵志陀然！汝臥勿起，更有餘床，我自別坐。」

於是，尊者舍梨子即坐其床。坐已，問曰：

「陀然所患，今者何似？飲食多少？疾苦轉損，不至增耶？」

陀然答曰：

「所患至困，飲食不進，疾苦但增而不覺損。

尊者舍梨子！猶如力士，以利刀刺頭，但生極苦；我今頭痛亦復如是。

尊者舍梨子！猶如力士，以緊索繩而纏絡頭，但生極苦；我今頭痛亦復如是。

尊者舍梨子！猶屠牛兒，而以利刀破於牛腹，但生極苦；我今腹痛亦復如是。

尊者舍梨子，猶兩力士，捉一羸人在火上炙，但生極苦；我今身痛，舉體生苦，但增不減亦復如是。」

尊者舍梨子告曰：

「陀然！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梵志陀然！於意云何？地獄、畜生，何者為勝？」

陀然答曰：「畜生勝也。」

復問：「陀然！畜生、餓鬼，何者為勝？」陀然答曰：「餓鬼勝也。」

復問：「陀然！餓鬼比人，何者為勝？」陀然答曰：「人為勝也。」

復問：「陀然！人、四王天，何者為勝？」陀然答曰：「四王天勝。」

復問：「陀然！四王天、三十三天，何者為勝？」陀然答曰：「三十三天勝。」

復問：「陀然！三十三天、燄摩天，何者為勝？」陀然答曰：「燄摩天勝。」

復問：「陀然！燄摩天、兜率陀天，何者為勝？」陀然答曰：「兜率陀天勝。」

復問：「陀然！兜率陀天、化樂天，何者為勝？」陀然答曰：「化樂天勝。」

復問：「陀然！化樂天、他化樂天，何者為勝？」陀然答曰：「他化樂天勝。」

復問：「陀然！他化樂天、梵天，何者為勝？」陀然答曰：「梵天最勝！梵天最勝！」

尊者舍梨子告曰：

「陀然！世尊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四梵室。

謂族姓男、族姓女，修習多修習，斷欲，捨欲念，身壞命終，生梵天中。云何為四？

- 陀然！多聞聖弟子〈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 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是謂陀然！世尊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四梵室。謂族姓男、族姓女，修習多修習，斷欲捨欲念，身壞命終，生梵天中。」

於是，尊者舍梨子教化陀然，為說梵天法已，從坐起去。尊者舍梨子從王舍城出，未至竹林加蘭哆園，於其中間，梵志陀然修習四梵室，斷欲捨欲念，身壞命終，生梵天中。

是時，世尊無量大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世尊遙見尊者舍梨子來，告諸比丘：

「舍梨子比丘聰慧、速慧、捷慧、利慧、廣慧、深慧、出要慧、明達慧、辯才慧。舍梨子比丘成就實慧。此舍梨子比丘教化梵志陀然，為說梵天法來。若復上化者，速知法如法。」

於是，尊者舍梨子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世尊告曰：

「舍梨子！汝何以不教梵志陀然過梵天法？若上化者，速知法如法。」

尊者舍梨子白曰：

「世尊！彼諸梵志，長夜愛著梵天，樂於梵天，究竟梵天。是尊梵天，實有梵天，為我梵天。是故世尊，我如是應。」

【大正新脩大藏經】

T01 阿含部一 No.0026 《中阿含經》選讀·二七、《梵志陀然經》

---

佛說如是，尊者舍梨子及無量百千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梵志陀然經第七竟(三千三百三十一字)

## 六四、《天使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我以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

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

猶大雨時，水上之泡或生、或滅，若有目人住一處，觀生時、滅時；

我亦如是，以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

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

猶大雨時，雨墮之滄或上、或下，若有目人住一處，觀上時、下時；

我亦如是，以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

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

猶琉璃珠清淨自然，生無瑕穢，八楞善治，貫以妙繩或青、或黃、或赤、黑、白。若有目人住一處，觀此琉璃珠清淨自然，生無瑕穢，八楞善治，貫以妙繩或青、或黃、或赤、黑、白；

我亦如是，以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

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

猶如兩屋共一門，多人出入，若有目人住一處，觀出時、入時；

我亦如是，以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

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

若有目人，住高樓上，觀於下人往來周旋、坐臥走踊；

我亦如是，以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

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

若有眾生生於人間，不孝父母，不知尊敬沙門梵志，不行如實，不作福業，不畏後世罪。彼因緣此，身壞命終，生閻王境界。

閻王人收，送詣王所，白曰：

『天王！此眾生本為人時，不孝父母，不知尊敬沙門、梵志，不行如實，不作福業，不畏後世罪。

唯願天王處當其罪。』

於是，閻王以〈初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

『汝頗曾見初天使來耶？』

彼人答曰：

『不見也。天王！』

閻王復問：

『汝本不見一村邑中，或男、或女幼小嬰孩，身弱柔軟，仰向自臥大小便中，不能語父母。父母抱移，離不淨處，澡浴其身，令得淨潔？』

彼人答曰：

『見也。天王！』

閻王復問：

『汝於其後有識知時，何不作是念：“我自有〈生法〉，不離於生，我應行妙身、口、意業。”』

彼人白曰：

『天王！我了敗壞長衰永失耶？』

閻王告曰：

『汝了敗壞長衰永失。今當考汝，如治放逸、行放逸人。

汝此惡業，非父母為，非王非天，亦非沙門梵志所為。汝本自作惡不善業，是故，汝今必當受報。』

閻王以此初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已，復以〈第二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

『汝頗曾見第二天使來耶？』

彼人答曰：

『不見也。』

天王閻王復問：

『汝本不見一村邑中，或男、或女年者極老，壽過苦極，命垂欲訖，齒落頭白，身曲躄步，拄杖而行身，體戰動耶？』

彼人答曰：

『見也。天王！』

閻王復問：

『汝於其後有識知時，何不作是念：“我自有〈老法〉，不離於老，我應行妙身、口、意業。”』

彼人白曰：

『天王！我了敗壞長衰永失耶？』

閻王告曰：

『汝了敗壞長衰永失。今當考汝，如治放逸行、放逸人。

汝此惡業，非父母為，非王非天，亦非沙門梵志所為，汝本自作惡不善業。是故，汝今必當受報。』

閻王以此第二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已，復以〈第三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

『汝頗曾見第三天使來耶？』

彼人答曰：

『不見也。天王！』

閻王復問：

『汝本不見一村邑中，或男或女疾病困篤，或坐臥床，或坐臥榻，或坐臥地，身生極苦、甚重苦，不可愛念，令促命耶？』

彼人答曰：

『見也。天王！』

閻王復問：

『汝於其後有識知時，何不作是念：“我自有〈病法〉，不離於病，我應行妙身、口、意業。”』

彼人白曰：

『天王！我了敗壞長衰永失耶？』

閻王告曰：

『汝了敗壞長衰永失。今當考汝，如治放逸行、放逸人。

汝此惡行，非父母為，非王非天，亦非沙門梵志所為，汝本自作惡不善業。是故，汝今必當受報。』

閻王以此第三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已，復以〈第四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

『汝頗曾見第四天使來耶？』

彼人答曰：

『不見也。天王！』

閻王復問：

『汝本不見一村邑中，或男或女若死亡時，或一、二日至六、七日，烏鷄所啄，豺狼所食，或以火燒，或埋地中，或爛腐壞耶？』

彼人答曰：

『見也。天王！』

閻王復問：

『汝於其後有識知時，何不作是念：“我自有〈死法〉，不離於死，我應行妙身、口、意業。”』

彼人白曰：

『天王！我了敗壞長衰永失耶？』

閻王告曰：

『汝了敗壞長衰永失。今當考汝，如治放逸行、放逸人。

汝此惡業，非父母為，非王非天，亦非沙門梵志所為，汝本自作惡不善業。是故，汝今必當受報。』

閻王以此第四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已，復以〈第五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

『汝頗曾見第五天使來耶？』

彼人答曰：

『不見也。』

天王閻王復問：

『汝本不見王人捉犯罪人，種種考治，截手截足，或截手足、截耳截鼻，或截耳鼻，或齧齧割，拔鬚、拔髮，或拔鬚髮，或著檻中衣裏火燒，或以沙壅草纏火燒，或內鐵驢腹中，或著鐵豬口中，或置鐵虎口中燒，或安銅釜中，或著鐵釜中煮，或段段截，或利叉刺，或以鈎鈎，或臥鐵床以沸油澆，或坐鐵臼以鐵杵擣，或以龍蛇蜥，或以鞭鞭，或以杖撻，或以棒打，或生貫高標上，或梟其首耶？』

彼人答曰：

『見也。天王！』

閻王復問：

『汝於其後有識知時，何不作是念：“我今現見惡不善法。”』

彼人白曰：

『天王！我了敗壞長衰永失耶？』

閻王告曰：

『汝了敗壞長衰永失。今當考汝，如治放逸行、放逸人。

汝此惡業，非父母為，非王、非天、亦非沙門梵志所為，汝本自作惡不善業。是故，汝今必當受報。』

閻王以此第五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已，即付獄卒。獄卒便捉持，著四門大地獄中。於是頌曰：

四柱有四門，	壁方十二楞，	以鐵為垣牆，	其上鐵覆蓋。
地獄內鐵地，	熾燃鐵火布，	深無量由延，	乃至地底住。
極惡不可受，	火色難可視，	見已身毛豎，	恐懼怖甚苦。
彼墮生地獄，	脚上頭在下，	誹謗諸聖人，	調御善清善。

有時，於後極大久遠，為彼眾生故，四門大地獄東門便開。

東門開已，彼眾生等走來趣向，欲求安處，求所歸依。彼若集聚無量百千已，地獄東門便還自閉。彼於其中受極重苦，啼哭喚呼，心悶臥地，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極大久遠，南門、西門、北門復開。北門開已，彼眾生等走來趣向，欲求安處，求所歸依。彼若集聚無量百千已，地獄北門復還自閉。彼於其中受極重苦，啼哭喚呼，心悶臥地，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

復於後時極大久遠，彼眾生等，從四門大地獄出四門大地獄，次生〈峰巖〉地獄。

火滿其中，無煙無焰，令行其上，往來周旋。彼之兩足皮肉及血，下足則盡，舉足則生，還復如故。治彼如是，無量百千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

復於後時極大久遠，彼眾生等，從峰巖大地獄出峰巖大地獄，次生〈糞屎〉大地獄。

滿中糞屎，深無量百丈，彼眾生等盡墮其中。彼糞屎大地獄中，生眾多蟲蟲，名凌瞿來，身白頭黑，其觜如針。此蟲鑽破彼眾生足，破彼足已，復破膊腸骨；破膊腸骨已，復破髀骨；破髀骨已，復破臑骨；破臑骨已，復破脊骨；破脊骨已，復破肩骨、頸骨、頭骨；破頭骨已，食頭腦盡。彼眾生等如是逼迫，無量百千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

復於後時極大久遠，彼眾生等，從糞屎大地獄出糞屎大地獄，次生〈鐵鑠林〉大地獄。

彼眾生見已，起清涼想，便作是念“我等往彼，快得清涼。”彼眾生等走往趣向，欲求安處，求所歸依。彼若集聚無量百千已，便入鐵鑠林大地獄中。彼鐵鑠林大地獄中，四方則有大熱風來。熱風來已，鐵鑠便落，鐵鑠落時，截手截足，或截手足、截耳截鼻，或截耳鼻及餘支節，截身血塗。無量百千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

復次，彼鐵鑠林大地獄中，生極大狗，牙齒極長，擊彼眾生。從足剝皮，至頭便食；從頭剝皮，至足便食。彼眾生等如是逼迫，無量百千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

復次，彼鐵鑠林大地獄中，生大烏鳥，兩頭鐵喙。住眾生額，生挑眼吞，喙破頭骨，取腦而食。彼眾生等如是逼迫，無量百千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

復於後時極大久遠，彼眾生等，從鐵鑠林大地獄出鐵鑠林大地獄，次生〈鐵劍樹林〉大地獄。

彼大劍樹高一由延，刺長尺六，令彼眾生使緣上下。彼上樹時，刺便下向；若下樹時，刺便上向。彼劍樹刺貫刺眾生，刺手刺足，或刺手足、刺耳刺鼻，或刺耳鼻及餘支節。刺身血塗，無量百千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

復於後時極大久遠，彼眾生等，從鐵劍樹林大地獄出鐵劍樹林大地獄，次生〈灰河〉。

兩岸極高，周遍生刺，沸灰湯滿，其中極闇。彼眾生見已，起冷水想，當有冷水。彼起想已，便作是念“我等往彼，於中洗浴，恣意飽飲，快得涼樂。”彼眾生等競走趣向，入於其中，欲求樂處，求所歸依。彼若集聚無量百千已，便墮灰河。墮灰河已，順流逆流，或順逆流。彼眾生等順流、逆流、順逆流時，皮熟墮落，肉熟墮落，或皮肉熟俱時墮落，唯骨鎖在。灰河兩岸有地獄卒，手捉刀、劍、大棒、鐵叉，彼眾生等欲度上岸，彼時獄卒還推著中。

復次，灰河兩岸有地獄卒，手捉鈎罽，鈎挽眾生從灰河出，著熱鐵地，洞燃俱熾。舉彼眾生極撲著地，在地旋轉，而問之曰：

『汝從何來？』

彼眾生等僉共答曰：

『我等不知所從來處，但我等今唯患大飢。』

彼地獄卒便捉眾生，著熱鐵床洞然俱熾，強令坐上。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以熱鐵丸洞然俱熾，著其口中。彼熱鐵丸燒脣，燒脣已燒舌，燒舌已燒斷，燒斷已燒咽，燒咽已燒心，燒心已燒大腸，燒大腸已燒小腸，燒小腸已燒胃，燒胃已從身下過。彼如是逼迫無量，百千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

復次，彼地獄卒問眾生曰：

『汝欲何去？』

眾生答曰：

『我等不知欲何所去，但患大渴。』

彼地獄卒便捉眾生，著熱鐵床洞然俱熾，強令坐上。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以沸洋銅灌其口中。彼沸洋銅燒脣，燒脣已燒舌，燒舌已燒斷，燒斷已燒咽，燒咽已燒心，燒心已燒大腸，燒大腸已燒小腸，燒小腸已燒胃，燒胃已從身下過。彼如是逼迫無量，百千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

若彼眾生，地獄惡不善業不悉盡，不一切盡盡無餘者。彼眾生等，復墮灰河中，復上下鐵劍樹林大地獄。

復入鐵鑠林大地獄，復墮糞屎大地獄，復往來峰巖大地獄，復入四門大地獄中。

若彼眾生，地獄惡不善業悉盡，一切盡盡無餘者。彼於其後，或入畜生，或墮餓鬼，或生天中。

若彼眾生，本為人時，不孝父母，不知尊敬沙門梵志，不行如實，不作福業，不畏後世罪。彼受如是不愛、不念、不喜苦報，譬猶若彼地獄之中。

若彼眾生，本為人時，孝順父母，知尊敬沙門梵志，行如實事，作福德業，畏後世罪。彼受如是可愛、可念、可喜樂報，猶虛空神宮殿之中。

昔者，閻王在園觀中而作是願：

“我此命終，生於人中。若有族姓極大富樂，資財無量，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種種具足。

彼為云何？謂剎利大長者族、梵志大長者族、居士大長者族。若更有如是族極大富樂，資財無量，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種種具足，生如是家。

生已，覺根成就，如來所說正法之律，願得淨信。得淨信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昔者，閻王在園觀中而作是願，於是頌曰：

為天使所訶，	人故放逸者，	長夜則憂感，	謂弊欲所覆。
為天使所訶，	真實有上人，	終不復放逸，	善說妙聖法。
見受使恐怖，	求願生老盡，	無受滅無餘，	便為生老訖。
彼到安隱樂，	現法得滅度，	度一切恐怖，	亦度世間灑。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天使經第七竟(四千二百五字)

## 六六、《說本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波羅奈，在仙人住處鹿野園中。

時，諸比丘於中食後，以小因緣集坐講堂，共論此事：

「云何？諸賢！居士在家何者為勝？為比丘等持戒妙法，成就威儀，入家受食耶？為朝朝益利百千萬倍乎？」

或有比丘作是說者：

「諸賢！何用益利百千萬倍？唯此至要，若有比丘持戒妙法，成就威儀，入家受食。非為朝朝益利百千萬倍。」

是時，尊者阿那律陀亦在眾中。於是，尊者阿那律陀告諸比丘：

「諸賢！何用益利百千萬倍？設復過是，唯此至要，若有比丘持戒妙法，成就威儀，入家受食。非為朝朝益利百千萬倍。」

所以者何？我憶昔時，在此波羅奈國，為貧窮人，唯仰拮据客擔生活。是時，此波羅奈國災旱早霜，蟲蟻不熟，人民荒儉，乞求難得。

是時，有一辟支佛，名曰無患，依此波羅奈住。於是，無患辟支佛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波羅奈而行乞食。我於爾時，為拮据故，早出波羅奈。

諸賢！我登出時，逢見無患辟支佛入。彼時，無患辟支佛持淨鉢入，如本淨鉢出。

諸賢！我時拮据，入波羅奈，復見無患辟支佛出。彼見我已，便作是念：

“我旦入時見此人出，我今還出，復見此人入。此人或能未得食也，我今寧可隨此人去。”

時，辟支佛便追尋我，如影隨形。諸賢！我持拮据回到家，捨擔而迴顧視，便見無患辟支佛來，追尋我後，如影隨形。我見彼已，便作是念：

“我旦出時，見此仙人入城乞食。今此仙人或未得食，我寧可自闕己食，分與此仙人。”

作是念已，即持食分與辟支佛，白曰：

『仙人當知，此食是我已分，為慈愍故，願哀受之。』

時，辟支佛即答我曰：

『居士當知，今年災旱、早霜、蟲蟻，五穀不熟，人民荒儉，乞求難得。汝可減半著我鉢中，汝自食半，俱得存命，如是者好。』

我復白曰：

『仙人當知，我在居家自有釜竈，有樵薪，有穀米，飲食早晚亦無時節。仙人當為慈愍我故，盡受此食。』

時，辟支佛為慈愍故，便盡受之。→

諸賢！我因施彼一鉢食福，七反生天，得為天王；七反生人，復為人王。

諸賢！我因施彼一鉢食福，得生如此釋種族中，大富豐饒，多諸畜牧、封戶食邑，資財無量，珍寶具足。

諸賢！我因施彼一鉢食福，棄捨百千姪金錢王，出家學道，況復其餘種種雜物！

諸賢！我因施彼一鉢食福，為王、王臣、梵志、居士、一切人民所見識待，及四部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所見敬重。

諸賢！我因施彼一鉢食福，常為人所請求，令受飲食、衣被、毳毼毼[毯-炎+登]、床褥綻綻、病瘦湯藥、諸生活具，非不請求。

若我爾時，知彼沙門是無著真人者，所獲福報當復轉倍，受大果報極妙功德，明所徹照，極廣甚大。」

於是，尊者阿那律陀無著真人逮正解脫說此頌曰：

我憶昔貧窮，	唯仰拮拾活，	闕已供沙門，	無患最上德。
因此生釋種，	名曰阿那律，	善解能歌舞，	作樂常歡喜。
我得見世尊，	正覺如甘露，	見已生信樂，	棄捨家學道。
我得識宿命，	知本之所生，	生三十三天，	七反住於彼。
此七彼亦七，	世受生十四，	人間及天上，	初不墮惡處。
我今知死生，	眾生往來處，	知他心是非，	賢聖五娛樂。
得五支禪定，	常息心靜默，	已得靜正住，	便逮淨天眼。
所為今學道，	遠離棄捨家，	我今獲此義，	得入佛境界。
我不樂於死，	亦不願於生，	隨時任所適，	建立正念智。
隨耶離竹林，	我命在彼盡，	當在竹林下，	無餘般涅槃。

爾時，世尊在於燕坐，以淨天耳出過於人，聞諸比丘，於中食後集坐講堂，共論此事。世尊聞已，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至講堂，比丘眾前敷座而坐，問諸比丘：

「汝等今日，以何事故集坐講堂？」

時，諸比丘白曰：

「世尊！我等今日，以尊者阿那律陀因過去事而說法故，集坐講堂。」

於是，世尊告諸比丘：

「汝等今日，欲從佛聞〈因未來事〉而說法耶？」

諸比丘白曰：

「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因未來事而說法者。諸比丘聞已，當善受持。」

世尊告曰：

「諸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廣分別說。」

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世尊告曰：

「諸比丘！

未來久遠，當有人民壽八萬歲。人壽八萬歲時，此閻浮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村邑相近，如雞一飛。

諸比丘！人壽八萬歲時，女年五百乃當出嫁。

諸比丘！人壽八萬歲時，唯有如是病，謂寒熱、大小便、欲飲食、老，更無餘患。

諸比丘！人壽八萬歲時，有王名螺，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

· 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為七。

· 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眾。

- 彼當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
- 有大金幢，諸寶嚴飾，舉高千肘，圍十六肘，彼當豎之。既豎之後，下便布施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氍毹綉縵、給使明燈。
- 彼施此已，便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爾時，尊者阿夷哆在眾中坐。於是，尊者阿夷哆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

- 「世尊！我於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可得作王，號名曰螺，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
- 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為七。
  - 我當有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眾。
  - 我當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
  - 有大金幢，諸寶嚴飾，舉高千肘，圍十六肘，我當豎之。既豎之後，下便布施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花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氍毹綉縵、給使明燈。
  - 我施此已，便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我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於是，世尊訶尊者阿夷哆曰：

- 「汝愚癡人！應更一死而求再終。所以者何？謂汝作是念：
- “世尊！我於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可得作王，號名曰螺。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
- 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為七。
  - 我當有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眾。
  - 我當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
  - 有大金幢，諸寶嚴飾，舉高千肘，圍十六肘，我當豎之。既豎之後，下便布施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氍毹綉縵、給使明燈。
  - 我施此已，便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我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世尊告曰：

- 「阿夷哆！汝於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當得作王，號名曰螺。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
- 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為七。
  - 汝當有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眾。

- 汝當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
- 有大金幢，諸寶嚴飾，舉高千肘，圍十六肘，汝當豎之。既豎之後，下便布施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氍毹綖，給使明燈。
- 汝施此已，便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汝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佛告諸比丘：

「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當有佛，名彌勒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

猶如我今，已成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

- 彼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猶如我今，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
- 彼當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猶如我今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
- 彼當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猶如我今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
- 彼當有無量百千比丘眾；猶如我今無量百千比丘眾。」

爾時，尊者彌勒在彼眾中。於是，尊者彌勒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

- 世尊！我於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可得成佛，名彌勒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如今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
- 我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如今世尊，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
- 我當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今世尊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
- 我當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如今世尊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
- 我當有無量百千比丘眾；如今世尊無量百千比丘眾。」

於是，世尊歎彌勒曰：

「善哉！善哉！彌勒！汝發心極妙，謂領大眾。所以者何？如汝作是念：

- “· 世尊！我於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可得成佛，名彌勒、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如今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
- 我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如今世尊，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
- 我當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今世尊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

·我當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如今世尊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

佛復告曰：

「彌勒！汝於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當得作佛，名彌勒、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猶如我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

·汝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猶如我今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

·汝當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猶如我今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

·汝當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猶如我今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

·汝當有無量百千比丘眾；猶如我今無量百千比丘眾。」

爾時，尊者阿難執拂侍佛。於是，世尊迴顧告曰：

「阿難！汝取金縷織成衣來，我今欲與彌勒比丘。」

爾時，尊者阿難受世尊教，即取金縷織成衣來，授與世尊。於是，世尊從尊者阿難受此金縷織成衣已，告曰：

「彌勒！汝從如來取此金縷織成之衣，施佛、法、眾。

所以者何？彌勒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世間護，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

於是，尊者彌勒從如來取金縷織成衣已，施佛、法、眾。

時，魔波旬便作是念：

“此沙門瞿曇，遊波羅奈仙人住處鹿野園中，彼為弟子，因未來說法，我寧可往而燒亂之。”

時，魔波旬往至佛所。到已，向佛即說頌曰：

彼必定當得，          容貌妙第一，          華鬘瓔珞身，          明珠佩其臂。  
若在雞頭城，          螺王境界中。

於是，世尊而作是念：

“此魔波旬來到我所，欲相燒亂。”

世尊知己，為魔波旬即說頌曰：

彼必定當得，          無伏無疑惑，          斷生老病死，          無漏所作訖。  
若行梵行者，          彌勒境界中。

於是，魔王復說頌曰：

彼必定當得，          名衣上妙服，          旃檀以塗體，          身傭直姝長。  
若在雞頭城，          螺王境界中。

爾時，世尊復說頌曰：

彼必定當得，          無主亦無家，          手不持金寶，          無為無所憂。  
若行梵行者，          彌勒境界中。

於是，魔王復說頌曰：

彼必定當得，          名財好飲食，          善能解歌舞，          作樂常歡喜。  
若在雞頭城，          螺王境界中。

爾時，世尊復說頌曰：

彼為必度岸，                  如鳥破網出，                  得禪自在遊，                  具樂常歡喜。  
汝魔必當知，                  我已相降伏。

於是，魔王復作是念：

「世尊知我！善逝見我！」

愁惱憂感，不能得住，即於彼處忽沒不現。

佛說如是，彌勒、阿夷哆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說本經第二竟(四千一字)

## 一五五、《須達哆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須達哆居士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

「居士家頗行施耶？」

須達哆居士答曰：

「唯然世尊，家行布施。但為至麤，不能好也，糠飯、麻羹，薑菜一片。」

世尊告曰：

「居士！若施麤食及施妙食，俱得報耳！

居士！若行麤施，不信施、不故施、不自手施、不自往施、不思惟施、不由信施、不觀業果報施者；

當觀如是受報，心不欲得好家、不欲得好乘、不欲得好衣被、不欲得好飲食、不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不至心故行施也。

居士！當知受報如是。

居士！若行麤施，信施故施、自手施、自往施、思惟施、由信施、觀業果報施者；

當觀如是受報，心欲得好家、欲得好乘、欲得好衣、被欲得好飲食、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其至心故行施也。

居士！當知受報如是。

居士！若行妙施，不信施、不故施、不自手施、不自往施、不思惟施、不由信施、不觀業果報施者；

當觀如是受報，心不欲得好家、不欲得好乘、不欲得好衣被、不欲得好飲食、不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不至心故行施也。

居士！當知受報如是。

居士！若行妙施，信施、故施、自手施、自往施、思惟施、由信施、觀業果報施者；

當觀如是受報，心欲得好家、欲得好乘、欲得好衣被、欲得好飲食、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其至心故行施也。

居士！當知受報如是。→

居士！

昔過去時，有梵志大長者，名曰隨藍。極大富樂，資財無量，封戶食邑，多諸珍寶，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彼行布施，其像如是：

八萬四千金鉢盛滿碎銀，行如是大施。 八萬四千銀鉢盛滿碎金，行如是大施。

八萬四千金鉢盛滿碎金，行如是大施。 八萬四千銀鉢盛滿碎銀，行如是大施。

八萬四千象，莊嚴嚴飾，白絡覆上，行如是大施。

八萬四千馬，莊嚴嚴飾，白絡金合霏那，行如是大施。

八萬四千牛，衣繩衣覆，搆之皆得一斛乳汁，行如是大施。

八萬四千女，姿容端正，觀者歡悅，眾寶瓔珞，嚴飾具足，行如是大施。

況復其餘食噉含消！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

若復有施〈滿閻浮場凡夫〉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

若復有施〈一須陀洹〉食者，此於彼施最為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食；

若復有施〈一斯陀含〉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食；

若復有施〈一阿那含〉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食；

若復有施〈一阿羅訶〉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羅訶食；

若復有施〈一辟支佛〉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羅訶、百辟支佛食；

若復有施〈一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羅訶、百辟支佛食；

若有作房舍，施〈四方比丘眾〉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羅訶、百辟支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丘眾；

若有歡喜心，歸命三尊：佛、法、比丘眾，及受戒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羅訶、百辟支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丘眾，歡喜心歸命三尊佛、法、比丘眾及受戒；

若有為彼一切眾生，行於慈心，乃至構牛頃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羅訶、百辟支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丘眾，歡喜心歸命三尊佛、法、比丘眾及受戒，為一切眾生行於慈心，乃至構牛頃；

若有能觀一切諸法無常、苦、空，及非神(無我)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於居士意云何？昔時梵志大長者名隨藍者，謂異人耶？莫作斯念。所以者何？當知即是我也。我昔為梵志大長者，名曰隨藍。

居士！我於爾時，為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

爾時說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訖。

爾時不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感，亦未能得脫一切苦。

居士！我今出世，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

我今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

我今說法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

我今已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感，我今已得脫一切苦。」

佛說如是，須達哆居士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須達哆經第四竟(一千五百八十九字)

## 七、《世間福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舍彌，在瞿沙羅園。

爾時，尊者摩訶周那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佛所。到已作禮，却坐一面，白曰：

「世尊！可得施設世間福耶？」

世尊告曰：

「可得。周那！有七世間福，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

云何為七？

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施比丘眾房舍、堂閣。

周那！是謂第一世間之福，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

復次，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於房舍中，施與床座、氈[毯-炎+數]、氈[毯-炎+登]、氈褥臥具。

周那！是謂第二世間之福，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

復次，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於房舍中，施與一切新淨妙衣。

周那！是謂第三世間之福，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

復次，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於房舍中，常施於眾朝粥、中食，又以園民供給使令。若風雨寒雪，躬往園所增施供養。諸比丘眾食已，不患風雨寒雪沾漬衣服，晝夜安樂，禪寂思惟。

周那！是謂第七世間之福，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

周那！信族姓男、族姓女已得此七世間福者，若去若來、若立若坐、若眠若覺、若晝若夜，其福常生，轉增轉廣。

周那！譬如恒伽水從源流出，入于大海，於其中間轉深、轉廣。

周那！如是，信族姓男、族姓女已得此七世間福者，若去若來、若立若坐、若眠若覺、若晝若夜，其福常生，轉增轉廣。」

於是尊者摩訶周那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長跪叉手，白曰：

「世尊！可得施設出世間福耶？」

世尊告曰：

「可得。周那！更有七福出於世間，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

云何為七？

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聞如來、如來弟子遊於某處。聞已歡喜，極懷踊躍。

周那！是謂第一出世間福，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

復次，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聞如來、如來弟子欲從彼至此。聞已歡喜，極懷踊躍。

周那！是謂第二出世間福，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

復次，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聞如來、如來弟子已從彼至此。聞已歡喜，極懷踊躍，以清淨心，躬往奉見，禮敬供養。既供養已，受三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而受禁戒。

周那！是謂第七出世間福，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

周那！信族姓男、族姓女若得此七世間之福，及更有七出世間福者，其福不可數——有爾所福、爾所福果、爾所福報。唯不可限、不可量、不可得大福之數。

周那！譬如從閻浮洲有五河流，一曰恒伽，二曰搖尤那，三曰舍勞浮，四曰阿夷羅婆提，五曰摩企，流入大海。於其中間，水不可數——有爾所升斛。唯不可限、不可量、不可得大水之數。

周那！如是信族姓男、族姓女若得此七世間之福，及更有七出世間福者，其福不可數——有爾所福、爾所福果、爾所福報；唯不可限、不可量、不可得大福之數。」

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恒伽之河，	清淨易渡。	海多珍寶，	眾水中王。
猶若河水，	世人敬奉，	諸川所歸，	引入大海。
如是人者，	施衣飲食、	床榻茵褥，	及諸坐具，
無量福報，	將至妙處，	猶若河水，	引入大海。

佛說如是，尊者摩訶周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世間福經第七竟(九百九十三字)

## 【慈心類】

### 七二、《長壽王本起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舍彌，在瞿師羅園。

爾時，拘舍彌諸比丘數共鬪諍。於是，世尊告拘舍彌諸比丘曰：

「比丘！汝等莫共鬪諍。所以者何？

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見止；唯忍能止諍，是法可尊貴。

**所以者何？昔過去時，有拘娑羅國王，名曰長壽。**

復有加赦國，王名梵摩達哆，彼二國王常共戰諍。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興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興四種軍已，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自引軍往，欲與拘娑羅國王長壽共戰。拘娑羅國王長壽，聞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興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興四種軍已，來與我戰。拘娑羅國王長壽聞已，亦興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興四種軍已，拘娑羅國王長壽自引軍出，往至界上，列陣共戰，即摧破之。於是，拘娑羅國王長壽盡奪取彼梵摩達哆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乃復生擒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身。得已即放，而語彼曰：

『汝窮厄人！今原赦汝，後莫復作。』

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復再三興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興四種軍已，復自引軍往，與拘娑羅國王長壽共戰。拘娑羅國王長壽，聞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復興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興四種軍已，來與我戰。拘娑羅國王長壽聞已，便作是念：

“我已剋彼，何須復剋？我已伏彼，何足更伏？我已害彼，何須復害？但以空弓，足能伏彼。”

拘娑羅國王長壽作是念已，晏然，不復興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亦不自往。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得來破之，盡奪取拘娑羅國王長壽四種軍眾——象軍、馬軍、車軍、步軍。

於是，拘娑羅國王長壽，聞加赦國王梵摩達哆來，盡奪取我四種軍眾——象軍、馬軍、車軍、步軍已。復作是念：

“鬪為甚奇！鬪為甚惡！所以者何？剋當復剋，伏當復伏，害當復害。我今寧可獨將一妻，共乘一車，走至波羅奈。”

於是，拘娑羅國王長壽即獨將妻，共乘一車，走至波羅奈。拘娑羅國王長壽復作是念：

“我今寧可至村村邑邑，受學博聞。”

拘娑羅國王長壽作是念已，即便往至村村邑邑，受學博聞。以博聞故，即轉名為長壽博士。長壽博士復作是念：

“所為學者，我今已得。我寧可往波羅奈都邑中，住街街巷巷，以歡悅顏色，作妙音伎。如是，波羅奈諸貴豪族聞已，當極歡喜而自娛樂。”

長壽博士作是念已，便往至波羅奈都邑中，住街街巷巷，以歡悅顏色，作妙音伎。如是，波羅奈諸貴豪族聞已，極大歡喜而自娛樂。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外眷屬聞，中眷屬、內眷屬，及梵志國師展轉悉聞。梵志國師聞已，便呼見之。於是，長壽博士往詣梵志國師

所，向彼而立，以歡悅顏色，作妙音伎。梵志國師聞已，極大歡喜而自娛樂。於是，梵志國師告長壽博士：

『汝從今日可依我住，當相供給。』

長壽博士白曰：

『尊者！我有一妻，當如之何？』

梵志國師報曰：

『博士！汝可將來，依我家住，當供給之。』

於是，長壽博士即將其妻，依梵志國師家住，梵志國師即便供給彼。

於後時，長壽博士妻心懷憂感，作如是念：

“欲令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

長壽博士妻作是念已，便白長壽博士：

『我心懷憂感，作如是念：

“欲令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

長壽博士即告妻曰：

『卿！莫作是念。所以者何？我等今為梵摩達哆王所破壞。卿當何由“得見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耶？』

妻復白曰：

『尊若能得者，我有活望。若不得者，必死無疑。』

長壽博士即便往詣梵志國師所，向彼而立，顏色愁慘，以惡微聲，作諸音伎。梵志國師聞已，不得歡喜。於是，梵志國師問曰：

『博士！汝本向我立，以歡悅顏色，作妙音伎。我聞已，極大歡喜而自娛樂。

汝今何以向我立，顏色愁慘，以惡微聲，作諸音伎？我聞已，不得歡喜。

長壽博士！汝身無疾患，意無憂感耶？』

長壽博士白曰：

『尊者！我身無患，但意有憂感耳！

尊者！我妻心懷憂感，作如是念：

“我欲得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

我即報妻曰：

「卿！莫作是念。所以者何？我今如此，卿當何由得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耶？」

妻復白我曰：

「尊若能得者，我有活望。若不得者，必死無疑。」

尊者！若妻不全，我亦無理。』

梵志國師問曰：

『博士！汝妻可得見不？』

白曰：

『尊者！可得見耳。』

於是，梵志國師將長壽博士，往至妻所。是時，長壽博士妻懷有德子。梵志國師見長壽博士妻懷有德子故，便以右膝跪地，叉手向長壽博士妻，再三稱說：

『生拘娑羅國王！生拘娑羅國王！』

教勅左右曰：

『莫令人知。』

梵志國師告曰：

『博士！汝勿憂感，我能令汝妻得見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亦能令得磨刀水飲。』

於是，梵志國師往詣加赦國王梵摩達哆所。到已，白曰：

『天王當知，有德星現。唯願天王嚴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導引，出曜軍威，以水磨刀。唯願天王自出觀視。』

天王若作是者，必有吉應。』

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即勅主兵臣：

『卿今當知，有德星現。卿宜速嚴四種之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導引，出曜軍威，以水磨刀。我自出觀，若作是者，必有吉應。』

時，主兵臣即受王教，嚴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導引，出曜軍威，以水磨刀。梵摩達哆即自出觀。

因是，長壽博士妻得見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導引，出曜軍威，并亦復得磨刀水飲。飲磨刀水已，憂感即除，尋生德子，便為作字，名長生童子。寄人密養，漸已長大。長生童子，若諸剎利頂生王者，整御天下，得大國土，種種伎藝——乘象、騎馬、調御、馳驟、射戲、手搏、擲翳、擲鈎、乘車、坐輦。如是種種諸妙伎藝，皆善知之。若干種妙，觸事殊勝，猛毅超世，聰明挺出，幽微隱遠無不博達。

於，是梵摩達哆聞拘娑羅國王長壽，彼作博士轉名，在此波羅奈城中。梵摩達哆即勅左右：

『卿等速往，收拘娑羅國王長壽，反縛兩手，令彼騎驢，打破敗鼓，聲如驢鳴。遍宣令已，從城南門出，坐高標下，詰問其辭。』

左右受教，即便往收拘娑羅國王長壽，反縛兩手，令彼騎驢，打破敗鼓，聲如驢鳴。遍宣令已，從城南門出，坐高標下，詰問其辭。

是時，長生童子尋隨父後，或在左右，而白父曰：

『天王勿怖！天王勿怖！我即於此，必能拔濟！必能拔濟！』

拘娑羅王長壽告曰：

『童子可忍！童子可忍！莫起怨詰，但當行慈。』

眾人聞長壽王而作此語，便問於王：

『所道何等？』

王答眾人曰：

『此童子聰明，必解我語。』

爾時，長生童子勸波羅奈城中諸貴豪族：

『諸君行施修福，為拘娑羅國王長壽呪願：

「以此施福，願拘娑羅國王長壽令安隱，得解脫。」』

於是，波羅奈城中諸貴豪族，為長生童子所勸，行施修福，為拘娑羅國王長壽呪願：

『以此施福，願拘娑羅國王長壽令安隱，得解脫。』

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聞此波羅奈諸貴豪族行施修福，為拘娑羅國王長壽呪願

『以此施福，願拘娑羅國王長壽令安隱，得解脫。』

聞即大怖，身毛皆豎：

『莫令此波羅奈城中諸貴豪族反於我耶？且置彼事，我今急當先滅此事。』

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教勅左右：

『汝等速去，殺拘娑羅國王長壽，斬作七段。』

左右受教，即便速往殺長壽王，斬作七段。

於是，長生童子勸波羅奈城中諸貴豪族而作是語：

『諸君看此加赦國王梵摩達哆酷暴無道，彼取我父拘娑羅國王長壽無過之人，奪取其國倉庫財物，怨酷枉殺，斬作七段。

諸君可往，以新繒疊收斂我父，取七段屍。以一切香、香木，積聚而闍維之，立於廟堂。為我作書，與梵摩達哆言：

「拘娑羅國王長生童子彼作是語：『汝不畏後為子孫作患耶？』」

於是，波羅奈諸貴豪族為長生童子所勸，以新繒疊，即往，斂取彼七段屍，以一切香、香木，積聚而闍維之。為立廟堂，亦為作書，與梵摩達哆言：

『拘娑羅國王長生童子彼作是語：「汝不畏後為子孫作患耶？」』

於是，長壽王妻告長生童子曰：

『汝當知！此加赦國王梵摩達哆酷暴無道。彼取汝父拘娑羅國王長壽無過之人，奪取其國倉庫財物，怨酷枉殺，斬作七段。童子汝來，共乘一車，走出波羅奈。若不去者，禍將及汝。』

於是，長壽王妻與長生童子共乘一車，走出波羅奈。

爾時，長生童子作如是念：

“我寧可往至村村邑邑，受學博聞。”

長生童子作是念已，便往至村村邑邑，受學博聞。以博聞故，即轉名為長生博士。

長生博士復作是念：

“所為學者，我今已得。我寧可往波羅奈都邑中，住街街巷巷，以歡悅顏色作妙音伎。如是，波羅奈諸貴豪族聞已，當大歡喜而自娛樂。”

長生博士作是念已，便往至波羅奈都邑中，住街街巷巷，歡悅顏色，作妙音伎。如是，波羅奈諸貴豪族聞已，極大歡喜而自娛樂。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外眷屬聞，中眷屬、內眷屬、梵志國師，展轉乃至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聞，便呼見。

於是，長生博士即往詣加赦國王梵摩達哆所，向彼而立，以歡悅顏色，作妙音伎。如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聞已，極大歡喜而自娛樂。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告曰：

『博士！汝從今日可依我住，當相供給。』

於是，長生博士即依彼住。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即供給之，後遂信任，一以委付，即持衛身刀劍，授與長生博士。

爾時，加赦國王梵摩達哆便勅御者：

『汝可嚴駕，我欲出獵。』

御者受教，即便嚴駕，訖還白曰：

『嚴駕已辦，隨天王意。』

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便與長生博士共乘車出。長生博士即作是念：

“此加赦國王梵摩達哆酷暴無道，彼取我父拘娑羅國王長壽無過之人，奪取其國倉庫財物，怨酷枉殺，斬作七段。我今寧可御車，使離四種軍眾，各在異處。”

長生博士作是念已，即便御車，離四種軍，各在異處。

彼時，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冒涉塗路，風熱所逼，煩悶渴乏，疲極欲臥，即便下車，枕長生博士膝眠。於是，長生博士復作是念：

“此加赦國王梵摩達哆酷暴無道，彼取我父無過之人，奪取其國倉庫財物，怨酷枉殺，斬作七段。然于今日已在我手，但當報怨。”

長生博士作是念已，即拔利刀，著加赦國王梵摩達哆頸上，而作是語：

『我今殺汝！我今殺汝！』

長生博士復作是念：

“我為不是。所以者何？憶父昔日在標下時，臨終語我：

『童子可忍！童子可忍！莫起怨結，但當行慈。』”

憶已舉刀，還內鞘中。

彼時，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夢見拘娑羅國王長壽兒長生童子，手拔利刀，著我頸上，而作此言：

『我今殺汝！我今殺汝！』

見已恐怖，身毛皆豎，便疾驚寤，起語長生博士：

『汝今當知，我於夢中，見拘娑羅國王長壽兒長生童子，手拔利刀，著我頸上，而作是言：

「我今殺汝！我今殺汝！」』

長生博士聞已，白曰：

『天王勿怖！天王勿怖！所以者何？彼拘娑羅國王長壽兒長生童子者，即我身是。

天王，我作是念：

“加赦國王梵摩達哆酷暴無道，彼取我父無過之人，奪取其國倉庫財物，怨酷枉殺，斬作七段。而于今日已在我手，但當報怨。”

天王，我拔利刀著王頸上，而作是語：

「我今殺汝！我今殺汝！」

天王我復作是念：

“我為不是。所以者何？憶父昔日在標下時，臨終語我：

「童子可忍！童子可忍！莫起怨結，但當行慈。」

憶已舉刀，還內鞘中。

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語曰：

『童子！汝作是說：「童子可忍！童子可忍！」我已知此義。

童子又言：「莫起怨結，但當行慈。」者，此謂何義？』

長生童子答曰：

『天王！莫起怨結，但當行慈者，即謂此也。』

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聞已語曰：

『童子！從今日始，我所領國，盡以相與。汝父本國，還持付卿。所以者何？汝所作甚難，乃惠我命。』

長生童子聞已，白曰：

『天王！本國自屬天王，我父本國可以見還。』

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與長生童子共載還歸，入波羅奈城，坐正殿上，告諸臣曰：

『卿等若見拘娑羅國王長壽兒長生童子者，當云何耶？』

諸臣聞已，或有白曰：

『天王！若見彼者，當截其手。』

或復作是語：

『天王！若見彼者，當截其足。』

或復作是語：

『當斷其命。』

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告諸臣曰：

『卿等欲見拘娑羅國王長壽兒長生童子者，即此是也。汝等莫起惡意，向此童子。

所以者何？此童子所作甚難，惠與我命。』

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以王沐浴，浴長生童子，塗以王香，衣以王服，令坐金御床，以女妻之，還其本國。

比丘！彼諸國王剎利頂生。王為大國主，整御天下，自行忍辱，復稱歎忍；自行慈心，復稱歎慈；自行恩惠，復稱恩惠。

諸比丘！汝亦應如是，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當行忍辱，復稱歎忍；自行慈心，復稱歎慈；自行恩惠，復稱恩惠。」

於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有作是言：

「世尊法主！今且住也。彼導說我，我那得不導說彼？」

於是，世尊不悅可拘舍彌諸比丘所行威儀禮節、所學所習，即從坐起，而說頌曰：

以若干言語，	破壞最尊眾，	破壞聖眾時，	無有能訶止。
碎身至斷命，	奪象牛馬財，	破國滅亡盡，	彼猶故和解；
況汝小言罵，	不能制和合。	若不思真義，	怨結焉得息？
罵詈責數說，	而能制和合，	若思真實義，	怨結必得息。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可尊貴。
瞋向慧真人，	口說無賴言，	誹謗牟尼聖，	是下賤非智。
他人不解義，	唯我獨能知，	若有能解義，	彼恚便得息。
若得定為侶，	慧者共修善，	捨本所執意，	歡喜常相隨；
若不得定伴，	慧者獨修善，	如王嚴治國，	如象獨在野。
獨行莫為惡，	如象獨在野，	獨行為善勝，	勿與惡共會。
學不得善友，	不與己等者。	當堅意獨住，	勿與惡共會。

爾時，世尊說此頌已，即以如意足乘虛而去，至婆羅樓羅村。於是，婆羅樓羅村有尊者婆咎釋家子，晝夜不眠，精勤行道，志行常定，住道品法。尊者釋家子遙見佛來，見已往迎，攝佛衣鉢，為佛敷床、汲水洗足。佛洗足已，坐尊者釋家子婆咎座。坐已，告曰：

「婆咎比丘！汝常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釋家子婆咎白曰：

「世尊！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世尊復問：

「婆咎比丘！云何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婆咎白曰：

「世尊！我晝夜不眠，精勤行道，志行常定，住道品法。

世尊！如是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世尊復念：

“此族姓子遊行安樂，我今寧可為彼說法。”

作是念已，便為尊者婆咎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

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坐起去，往至護寺林。入護寺林中，至一樹下，敷尼師檀，結跏趺坐。

世尊復念：

“我已得脫。彼拘舍彌諸比丘輩數數鬪訟，相伏相憎，相瞋共諍。我不喜念彼方，謂拘舍彌諸比丘輩所住處也。”

當爾之時，有一大象，為眾象王。彼離象眾而獨遊行，亦至護寺林。入護寺林中，至賢娑羅樹，倚賢娑羅樹立。

爾時，大象而作是念：

“我已得脫。彼群象輩，牝象、牡象、大小象子。彼群象輩常在前行，草為之蹋，水為之渾。我於爾時食彼蹋草，飲渾濁水，我今飲食新草清水。”

於是，世尊以他心智，知彼大象心之所念，即說頌曰：

一象與象等，                成身具足牙，                以心與心等，                若樂獨住林。

於是，世尊從護寺林，攝衣持鉢，往至般那蔓閣寺林。爾時，般那蔓閣寺林，有三族姓子共在中住，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

彼尊者等所行如是。若彼乞食有前還者，便敷床汲水，出洗足器，安洗足躡，及拭脚巾、水瓶、澡罐。

若所乞食，能盡食者，便盡食之。若有餘者，器盛覆舉。食訖收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入室宴坐。

若彼乞食有後還者，能盡食者，亦盡食之。若不足者，取前餘食足而食之。若有餘者，便瀉著淨地及無蟲水中。取彼食器，淨洗拭已，舉著一面。收卷床席，斂洗足躡，收拭脚巾，舉洗足器及水瓶澡罐。掃灑食堂，糞除淨已，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入室宴坐。彼尊者等，至於晡時，若有先從宴坐起者，見水瓶澡罐空無有水，便持行取。若能勝者，便舉持來，安著一面；若不能勝，則便以手，招一比丘，兩人共舉，持著一面，各不相語，各不相問。彼尊者等五日一集，或共說法，或聖默然。

於是，守林人遙見世尊來，逆訶止曰：

「沙門！沙門！莫入此林。所以者何？今此林中有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彼若見汝，或有不可。」

世尊告曰：

「汝守林人！彼若見我，必可無不可。」

於是，尊者阿那律陀遙見世尊來，即訶彼曰：

「汝守林人！莫訶世尊。汝守林人！莫止善逝。所以者何？是我尊來！我善逝來！」

尊者阿那律陀出迎世尊，攝佛衣鉢。尊者難提為佛敷床，尊者金毘羅為佛取水。

爾時，世尊洗手足已，坐彼尊者所敷之座。坐已，問曰：

「阿那律陀！汝常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

「世尊！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世尊復問阿那律陀：

「云何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

「世尊！我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謂我與如是梵行共行。”

世尊！我常向彼梵行，行慈身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行慈口業、行慈意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

世尊！我作是念“我今寧可自捨己心，隨彼諸賢心。”世尊！我便自捨己心，隨彼諸賢心。

世尊！我未曾有一不可心。世尊！如是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問尊者難提答亦如是。

復問尊者金毘羅曰：

「汝常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金毘羅白曰：

「世尊！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問曰：

「金毘羅！云何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金毘羅白曰：

「世尊！我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謂我與如是梵行共行。”

世尊！我常向彼梵行，行慈身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行慈口業、行慈意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

世尊！我作是念“我今寧可自捨己心，隨彼諸賢心。”世尊！我便自捨己心，隨彼諸賢心。

世尊！我未曾有一不可心。世尊！如是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世尊歎曰：

「善哉！善哉！阿那律陀！如是汝等常共和合，安樂無諍，一心一師，合一水乳。頗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

「世尊！如是我等常共和合，安樂無諍，一心一師，合一水乳。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

世尊！我等得光明，便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世尊告曰：

「阿那律陀！汝等不達此相，謂相得光明而見色者。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本未得覺無上正真道時，亦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行精勤，無懈怠，身止住，有正念正智，無有愚癡，得定一心。

阿那律陀！我作是念“我行精勤，無懈怠，身止住，有正念正智，無有愚癡，得定一心。若世中無道，我可見可知彼耶？”

我心中生此〈疑患〉。因此疑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

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無念患〉，因此無念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亦不生無念患。”

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身病想患〉，因此身病想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亦不生身病想患。”

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睡眠患〉，因此睡眠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亦不生睡眠患。”

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過精勤患〉。因此過精勤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猶如力士捉蠅太急，蠅即便死。

如是，阿那律陀！我心中生過精勤患。因此過精勤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亦不生過精勤患。”

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太懈怠患〉。因此太懈怠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猶如力士捉蠅太緩，蠅便飛去。

阿那律陀！我心中生太懈怠患。因此太懈怠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亦不生太懈怠患。”

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恐怖患〉，因此恐怖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猶如人行道，四方有怨賊來。彼人見已畏懼恐怖，舉身毛豎。

如是，阿那律陀！我心中生恐怖患。因此恐怖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亦不生恐怖患。”

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喜悅患〉，因此喜悅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猶若如人，本求一寶藏，頓得四寶藏。彼見已，便生悅歡喜。

如是，阿那律陀！我心中生喜悅患，因此喜悅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不生恐怖患，亦不生喜悅患。”

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自高心患〉。因此自高心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不生恐怖患，不生喜悅患，亦不生自高心患。”

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若干想患〉。因此若干想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不生恐怖患，不生喜悅患，不生自高心患，亦不生若干想患。”

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不觀色患〉。因此不觀色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不生恐怖患，不生喜悅患，亦不生自高心患，不生若干想患，亦不生不觀色患。”

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

阿那律陀！若我心生疑患，彼得心清淨。無念、身、病、想、睡眠、太精勤、太懈怠、恐怖、喜悅、高心、生若干想、不觀色心患，彼得心清淨。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當修學三定，修學有覺有觀定，修學無覺少觀定，修學無覺無觀定。”

阿那律陀！我便修學三定，修學〈有覺有觀定〉，修學無覺少觀定，修學無覺無觀定。若我修學有覺有觀定者，心便順向無覺少觀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見。

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學有覺有觀定。

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若我修學有覺有觀定者，心便順向無覺無觀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見。

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學有覺有觀定。

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我修學無覺少觀定者，心便順向有覺有觀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見。

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學無覺少觀定。

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若我修學無覺少觀定者，心便順向無覺無觀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見。

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學無覺少觀定。

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我修學無覺無觀定者，心便順向有覺有觀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見。

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學無覺無觀定。

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若我修學無覺無觀定者，心便順向無覺少觀定，如是我  
不失此智見。

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學無覺無觀定。

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有時，我知光明而不見色。

阿那律陀！我作是念“何因何緣，知光明而不見色？”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若我念光明相，不念色相者，爾時我知光明而不見色。”

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知光明而不見色。

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有時，我見色而不知光明。

阿那律陀！我作是念“何因何緣，我見色而不知光明？”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若我念色相，不念光明相者，爾時我知色而不知光明。”

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知色而不知光明。

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有時，我少知光明亦少見色。

阿那律陀！我作是念“何因何緣，我少知光明亦少見色？”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若我少入定。少入定故，少眼清淨；少眼清淨故，我少知光  
明，亦少見色。”

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少知光明亦少見色。

阿那律陀！爾時，我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有時，我廣知光明亦廣見色。

阿那律陀！我作是念“何因何緣，我廣知光明亦廣見色。”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若我廣入定。廣入定故，廣眼清淨；廣眼清淨故，我廣知光  
明，亦廣見色。”

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廣知光明亦廣見色。

阿那律陀！爾時，我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我心中生疑患，彼得心清淨。

無念、身病想、睡眠、太精勤、太懈怠、恐怖、喜悅、高心、生若干想、不觀色心患，  
彼得心清淨。

有覺有觀定修學極修學，無覺少觀定修學極修學，無覺無觀定修學極修學，

一向定修學極修學，雜定修學極修學，

少定修學極修學，廣無量定修學極修學，

我生知見極明淨，趣向定，住精勤，修道品——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  
有知如真。

阿那律陀！爾時，我行此住止行。」

【大正新脩大藏經】

T01 阿含部一 No.0026 《中阿含經》選讀·七二、《長壽王本起經》

---

佛說如是，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長壽王本起經第一竟(九千二百一十八字)

### 一九三、《牟犁破群那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牟犁破群那與比丘尼數共集會。

若有人，向牟犁破群那比丘道說比丘尼者。彼聞已，便瞋恚憎嫉，乃至鬪諍。

若有人，向諸比丘尼道說牟犁破群那比丘者。諸比丘尼聞已，便瞋恚憎嫉，乃至鬪諍。

眾多比丘聞已，便往詣佛，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

「世尊！牟犁破群那比丘與比丘尼數共集會。

若有人，向牟犁破群那比丘道說比丘尼者。彼聞已，便瞋恚憎嫉，乃至鬪諍。

若有人，向諸比丘尼道說牟犁破群那比丘者。諸比丘尼聞已，便瞋恚憎嫉，乃至鬪諍。」

世尊聞已，告一比丘：

「汝往牟犁破群那比丘所，而語之曰：

『世尊呼汝。』」

一比丘聞已：

「唯然世尊。」

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至牟犁破群那比丘所，而語之曰：

「世尊呼汝。」

牟犁破群那聞已，來詣佛所，為佛作禮，却坐一面。

世尊告曰：

「破群那！汝實與比丘尼數共集會。

若有人向汝道說比丘尼者，汝聞已便瞋恚憎嫉，乃至鬪諍。

若有人向諸比丘尼道說汝者，諸比丘尼聞已，便瞋恚憎嫉，乃至鬪諍。

破群那！汝實如是耶？」

破群那答曰：

「實爾。世尊！」

世尊復問曰：

「破群那！汝非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耶？」

破群那答曰：

「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

「破群那！是以汝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應當學。若有欲有念依家，斷是若有欲有念，依於無欲，是習是修，是廣布也。

破群那！汝當如是學。」

爾時，世尊問諸比丘曰：

「汝等非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耶？」

諸比丘答曰：

「唯然。世尊！」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

「是以，汝等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應當學。若有欲有念依家，斷是若有欲有念，依於無欲，是習是修，是廣布也。汝等當如是學。

昔時，我曾告諸比丘：

『汝等若有比丘多所知識，若有比丘少所知識，彼一切盡學一坐食。學一坐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

彼諸比丘，多所知識及少知識，盡學一坐食。學一坐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

彼諸比丘可於我心，我亦不多教訶。諸比丘因此生念向法次法。

· 猶如馬車，御者乘之，左手執轡，右手執策，隨八道行，在意所至。

如是，諸比丘可於我心，我亦不多教訶。諸比丘因此生念向法次法。

· 猶如良地，有娑羅樹林。彼治林者，聰明黠慧而不懈怠。彼隨時治娑羅樹根，數數鋤糞，以水溉灌。高者掘下，下者填滿。若邊生惡草，薙除棄之。若並生曲戾惡不直者，拔根著外。若枝生橫曲，則落治之。若近邊新生調直好者，便隨時治，數數鋤糞，以水溉灌。如是，彼良地娑羅樹林轉轉茂盛。

如是，諸比丘可於我心，我亦不多教訶彼。

我不說彼善語恭順，謂因衣鉢、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故。所以者何？彼比丘若不得是，還不善語恭順，成就不善語恭順法。

若有比丘，為遠離，依遠離、住遠離，善語恭順，成就善語恭順法者，我說彼善語恭順。所以者何？或有一善護善逝行者，謂因他無惡語言也。

若他不惡語言者，便不瞋恚、亦不憎嫉、不憂纏住、不憎嗔恚、不發露惡。彼諸比丘見已，便作是念：“此賢者忍辱溫和，堪耐善制，善定善息。”

若他惡語言者，便嗔恚、憎嫉、而憂纏住、憎恚、發惡。彼諸比丘見已，便作是念：“此賢者惡性急弊，麤獷不定，不制不息。”

所以者何？

比丘！昔時，有居士婦名鞞陀提，極大富樂，多有錢財，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米穀豐饒，及若干種諸生活具。

爾時，居士婦鞞陀提，如是大有名稱流布諸方：『居士婦鞞陀提忍辱堪耐，溫和善制，善定善息。』

爾時，居士婦鞞陀提有婢，名黑，本侍者，有妙善言，少多行善。彼黑婢作是念：

『我大家居士婦鞞陀提，如是有大名稱流布諸方：「居士婦鞞陀提忍辱堪耐，溫和善制，善定善息。」我今寧可試大家居士婦鞞陀提，為實嗔？為實不嗔耶？』

於是，黑婢臥不早起。夫人呼曰：

『黑婢！何不早起耶？』

黑婢聞已，便作是念：

『我大家居士婦鞞陀提實瞋，非不瞋也。但因我善能料理家業，善經營、善持故，令我大家居士婦鞞陀提，如是有極大名稱流布諸方：「居士婦鞞陀提忍辱堪耐，溫和善制，善定善息。」

我今寧可復更大試大家居士婦鞞陀提，為實嗔？為實不嗔耶？”

於是，黑婢臥極晚不起。夫人呼曰：

『黑婢！何以極晚不起耶？』

黑婢聞已，作是念：

『我大家居士婦鞞陀提實嗔，非不嗔也。但因我善能料理家業，善經營、善持故，令我大家居士婦鞞陀提，如有極大名稱流布諸方：「居士婦鞞陀提忍辱堪耐，溫和善制，善定善息」耳！

我今寧可復更極大，試大家居士婦鞞陀提，為實嗔？為實不嗔耶？”

於是，黑婢臥至晡時（約當午後三時至五時）乃起。夫人呼曰：

『黑婢！何以乃至晡時起？既不自作，亦不教作。此黑婢不隨我教，此黑婢輕慢於我。』

便大瞋恚而生憎嫉，額三脉起，皺面自往，閉戶下關，手執大杖，以打其頭，頭破血流。於是黑婢頭破血流，便出語比隣，訟聲紛紜，多所道說：

『尊等見是忍辱行人、堪耐溫和、善制善定、善息行耶？罵我曰：

「黑婢！何以乃至晡時起？既不自作亦不教作。此黑婢不隨我教，此黑婢輕慢於我。」

便大瞋恚而生憎嫉，額三脉起，皺面自來，閉戶下關，手執大杖以打我頭，頭破血流。』

爾時，居士婦鞞陀提如是，便有極大惡名流布諸方：『居士婦鞞陀提惡性急弊，麤獷不定，不制不息』。

如是，或有一善護善逝行者，謂因他無惡語言也。

若他不惡語言者，便不瞋恚、亦不憎嫉、不憂纏住，不增瞋恚，不發露惡。彼諸比丘見已，便作是念：“此賢者忍辱溫和，堪耐善制，善定善息。”

若他惡語言者，便瞋恚、憎嫉、而憂纏住，憎恚、發惡。彼諸比丘見已，便作是念：“此賢者惡性急弊，麤獷不定，不制不息。”

復次，有互言道。若他說者，或時或非時、或真或非真、或軟或堅、或慈或恚、或有義或無義。  
（恰當時↑問勸說，真的↑有作某事，柔軟↑的語言，慈心的勸說，饒益心說）

汝等此互言道，若他說時，或心變易者、或口惡言者，我說汝等因此必衰。

汝等當學此互言道，若他說時心不變易，口無惡言向怨家人。緣彼起慈愍心：

- 〈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 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汝等當學如是。

猶如有人，持大鐮鋤來而作是語：『我能令此大地，使作非地。』彼便處處掘復掘，唾溺污之，說惡語者，作如是說『令大地非地。』

於意云何？彼人以此方便，能令大地作非地耶？」

諸比丘答曰：

「不也。世尊！所以者何？此大地甚深極廣，而不可量。是故，彼人以此方便，不能令此大地，使作非地。

世尊！但使彼人唐自疲勞也。」

「如是，此互言道。若他說者，或時或非時、或真或不真、或軟或堅、或慈或恚、或有義或無義。

汝等！此互言道，若他說時，或心變易者、或口惡言者，我說汝等因此必衰。

汝等當學：此互言道，若他說時，心不變易，口無惡言，向言說者。緣彼起慈愍心，〈心行如地〉，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汝等當學如是。

猶如有人持大草炬，作如是語：『我以此草炬，用熱恒伽水，令作沸湯。』  
於意云何？彼人以此方便，能令恒伽水熱，作沸湯耶？」

諸比丘答曰：

「不也。世尊！所以者何？世尊！彼恒伽水甚深極廣，不可度量。是故，彼人以此方便，不能令恒伽水熱，使作沸湯。

世尊！但使彼人唐自疲勞也。」

「如是，此互言道。若他說者，或時或非時、或嗔或不瞋、或軟或堅、或慈或恚、或有義或無義。

汝等此互言道，若他說時，或心變易者、或口惡言者，我說汝等因此必衰。

汝等當學此互言道，若他說時心不變易，口無惡言向言說者。緣彼起慈愍心，〈心行如恒伽水〉，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汝等當學如是。

猶如畫師、畫師弟子，持種種彩來。彼作是說：『我於此虛空畫作形像，以彩莊染。』  
於意云何？彼畫師、畫師弟子，以此方便，寧能於虛空畫作形像，以彩莊染耶？」

諸比丘答曰：

「不也。世尊！所以者何？世尊！此虛空非色，不可見無對。是故，彼畫師、畫師弟子，以此方便，不能於虛空畫作形像，以彩莊染。

世尊！但使彼畫師、畫師弟子唐自疲勞也。」

「如是，此互言道。若他說者，或時或非時、或真或不真、或軟或堅、或慈或恚、或有義或無義。汝等！此互言道，若他說時，或心變易者、或口惡言者，我說汝等因此必衰。

汝等當學此互言道。若他說時心不變易，口無惡言向言說者，緣彼起慈愍心，〈心行如虛空〉，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汝等當學如是。

猶如貓皮囊，柔治極軟，除瑰瑰聲，無瑰瑰聲。彼或有人，以手拳擗、石擲杖打，或以刀斫、或撲著地。

於意云何？彼貓皮囊柔治極軟，除瑰瑰聲，無瑰瑰聲，彼寧復有瑰瑰聲耶？」

諸比丘答曰：

「不也。世尊！所以者何？世尊！彼貓皮囊柔治極軟，除瑰瑰聲，無瑰瑰聲，是故無復有瑰瑰聲。」

「如是。諸比丘！若有他人，拳擗石擲、杖打刀斫。

汝等若為他人拳杖石擲、杖打刀斫時，或心變易者，或口惡言者。我說汝等因此必衰。汝等當學，若為他人拳杖、石擲、杖打、刀斫時，心不變易，口不惡言，向捶打人。緣彼起慈愍心，〈心行如猫皮囊〉，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汝等當學如是。

若有賊來，以利鋸刀節節解截。

汝等若有賊來，以利鋸刀節節解截時，或心變易者、或口惡言者。我說汝等因此必衰。汝等當學，若有賊來，以利鋸刀節節解截，心不變易、口無惡言向割截人。緣彼起慈愍心，

- 〈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 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汝等當學如是。」

於是，世尊歎諸比丘曰：

「善哉善哉！汝等當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汝等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已，汝等頗見他不愛，惡語言向我，我聞已不堪耐耶？」

諸比丘答曰：

「不也。世尊！」

世尊復歎諸比丘曰：

「善哉善哉！汝等當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汝等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已。

- 若汝遊東方，必得安樂，無眾苦患。
- 若遊南方、西方、北方者，必得安樂，無眾苦患。

善哉善哉！汝等當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汝等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已，我尚不說汝諸善法住，況說衰退！但當晝夜增長善法，而不衰退。

善哉善哉！汝等當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汝等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已，於二果中，必得其一。或於現世得究竟智，或復有餘，得阿那含。」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牟梨破群那經第二竟(三千三百五十八字)

## 【觀煩惱、貪欲類】

### 二一六、《愛生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梵志，唯有一兒，心極愛念，忍意溫潤，視之無厭，忽便命終。命終之後，梵志愁憂，不能飲食，不著衣裳，亦不塗香。但至塚哭，憶兒臥處。於是，梵志周遍彷徨，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

「梵志！今汝諸根不似自心住耶？」

梵志答曰：

「今我諸根，何由當得自心住耶？所以者何？唯有一兒，心極愛念，忍意溫潤，視之無厭，忽便命終。彼命終已，我便愁憂，不能飲食，不著衣裳，亦不塗香。但至塚哭，憶兒臥處。」

世尊告曰：

「如是梵志！如是梵志！若愛生時，便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梵志語曰：

「瞿曇！何言若：『愛生時，便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耶？

瞿曇！當知若愛生時，生喜心樂。」

世尊如是至再三告曰：

「如是梵志！如是梵志！若愛生時，便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梵志亦至再三語曰：

「瞿曇！何言：『若愛生時，便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耶？

瞿曇當知！若愛生時，生喜心樂。」

時，彼梵志聞佛所說，不說言「是」，但說「非」已，即從坐起，奮頭而去。

爾時，勝林於其門前，有眾多市郭兒而共博戲。梵志遙見已，便作是念：

“世中若有聰明智慧者，無過博戲人。我今寧可往彼，若與瞿曇所共論者，盡向彼說。”

於是，梵志往至眾多市郭兒共博戲所，若與世尊所共論者，盡向彼說。

眾多市郭博戲兒聞已，語曰：

「梵志！何言：『若愛生時，便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耶？

梵志當知！若愛生時，生喜心樂。」

梵志聞已便作是念：

“博戲兒所說，正與我同。”

頷頭而去。

於是，此論展轉廣布，乃入王宮。拘薩羅王波斯匿聞沙門瞿曇作如是說：

「若愛生時，便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語末利皇后曰：

「我聞瞿曇作如是說：

『若愛生時，便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末利皇后聞已，白曰：

「如是大王！如是大王！若愛生時，便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拘薩羅王波斯匿語末利皇后曰：

「聞師宗說，弟子必同。沙門瞿曇是汝師，故作如是說。汝是彼弟子，故作如是說：

『若愛生時，便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末利皇后白曰：

「大王！若不信者，可自往問，亦可遣使。」

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即告那利鶩伽梵志曰：

「汝往沙門瞿曇所，為我問訊沙門瞿曇，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作如是語：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

沙門瞿曇實如是說：

「若愛生時，便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耶？」

那利鶩伽！若沙門瞿曇有所說者，汝當善受持誦。所以者何？如是之人終不妄言。」

那利鶩伽梵志受王教已，即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

「瞿曇！拘薩羅王波斯匿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

沙門瞿曇實如是說：

『若愛生時，便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耶？」

世尊告曰：

「那利鶩伽！我今問汝，隨所解答。

• 那利鶩伽！於意云何？若使有人母命終者，彼人發狂，心大錯亂，脫衣裸形，隨路遍走。作如是說：

『諸賢見我母耶？諸賢見我母耶？』

那利鶩伽！以此事故可知，若愛生時，便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 如是父兄姊妹也兒婦命終，彼人發狂，心大錯亂，脫衣裸形，隨路遍走。作如是說：

『諸賢見我兒婦耶？諸賢見我兒婦耶？』

那利鶩伽！以此事故可知，若愛生時，便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 那利鶩伽！昔有一人，婦暫歸家，彼諸親族欲奪更嫁。彼女聞之，即便速疾還至夫家，語其夫曰：

『君今當知！我親族強欲奪君婦，嫁與他人，欲作何計？』

於是，彼人即執婦臂，將入屋中，作如是語：

『俱至後世！俱至後世！』

便以利刀斫殺其婦，并自害己。

那利鶩伽！以此事故可知：若愛生時，便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那利鶩伽梵志聞佛所說，善受持誦，即從坐起，繞三匝而去。還至拘薩羅王波斯匿所，白曰：

「天王！沙門瞿曇實如是說：『若愛生時，便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語末利皇后曰：

「沙門瞿曇實如是說：『若愛生時，便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末利皇后白曰：

「大王！我問大王，隨所解答。於意云何？王愛鞞留羅大將耶？」

答曰：

「實愛。」

末利復問：

「若鞞留羅大將變易異者，王當云何？」

答曰：

「末利！若鞞留羅大將變易異者，我必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末利白曰：

「以此事故知：愛生時，便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末利復問：

「王愛尸利阿荼大臣，愛一奔陀利象，愛婆夷利童女，愛雨日蓋，愛加尸及拘薩羅國耶？」

答曰：

「實愛。」

末利復問：

「若加尸及拘薩羅國變易異者，王當云何？」

答曰：

「末利！我所具足五欲功德自娛樂者，由彼二國。若加尸及拘薩羅國當變易異者，我乃至無命。況復不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耶？」

末利白曰：

「以此事故知：愛生時，便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末利問王：

「於意云何？為愛我耶？」

王復答曰：

「我實愛汝。」

末利復問：

「若我一旦變易異者，王當云何？」

答曰：

「末利！若汝一旦變易異者，我必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末利白曰：

「以此事故知：愛生時，便生愁感、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拘薩羅王波斯匿語曰：

「末利！從今日去，沙門瞿曇因此事是我師，我是彼弟子。

末利！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大正新脩大藏經】

T01 阿含部一 No.0026 《中阿含經》選讀·二一六、《愛生經》

---

佛說如是，拘薩羅王波斯匿及末利皇后，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愛生經第五竟(一千六百七十八字)

## 九九、《苦陰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諸比丘於中食後，少有所為，集坐講堂。於是，眾多異學中後仿佯，往詣諸比丘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語諸比丘：

「諸賢！沙門瞿曇施設知斷欲，施設知斷色，施設知斷覺。

諸賢！我等亦施設知斷欲，施設知斷色，施設知斷覺。

沙門瞿曇及我等，此二知二斷，為有何勝？有何差別？」

於，是諸比丘聞彼眾多異學所說，不是亦不非，默然起去，並作是念：

“如此所說，我等當從世尊得知。”

便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謂與眾多異學所可共論，盡向佛說。彼時，世尊告諸比丘：

「汝等即時，應如是問眾多異學：

『諸賢！

云何欲味？云何欲患？云何欲出要？

云何色味？云何色患？云何色出要？

云何覺味？云何覺患？云何覺出要？』（覺：覺受、悟、喻、了、曉）

諸比丘！若汝等作如是問者。彼等聞已，便更互相難，說外餘事，瞋諍轉增。必從座起，默然而退。

所以者何？我不見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一切餘眾，能知此義而發遣者。唯有如來、如來弟子，或從此聞。」

佛言：

「云何欲味？

謂因五欲功德，生樂生喜，極是欲味，無復過是，所患甚多。

云何欲患？

族姓子者，隨其技術以自存活，或作田業，或行治生，或以學書，或明算術，或知工數，或巧刻印，或作文章，或造手筆，或曉經書，或作勇將，或奉事王。彼寒時則寒，熱時則熱，飢渴疲勞、蚊虻所蜇。作如是業，求圖錢財。

彼族姓子，如是方便，作如是行、作如是求，若不得錢財者，便生憂苦，愁感懊惱。心則生癡，作如是說：『唐作唐苦！所求無果。』

彼族姓子，如是方便，作如是行、作如是求，若得錢財者，彼便愛惜，守護密藏。所以者何？“我此財物，莫令王奪、賊劫、火燒、腐壞、亡失。出財無利，或作諸業而不成就。”

彼作如是守護密藏。若有王奪、賊劫、火燒、腐壞、亡失，便生憂苦，愁感懊惱。心則生癡，作如是說：『若有長夜所可愛念者，彼則亡失。』

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母共子諍，子共母諍，父子、兄弟、姊妹、親族展轉共諍。

彼既如是共鬪諍已，母說子惡，子說母惡，父子，兄弟、姊妹、親族更相說惡，況復他人？

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王王共諍，梵志梵志共諍，居士居士共諍，國民共諍，國國共諍。

彼因鬪諍，共相憎故，以種種器仗轉相加害，或以拳杖石擲，或以杖打刀斫。彼當鬪時，或死或怖，受極重苦。

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著鎧被袍，持稍弓箭，或執刀楯，入在軍陣；

或以象鬪，或馬或車，或以步軍，或以男女鬪。彼當鬪時，或死或怖，受極重苦。

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著鎧被袍、持稍弓箭、或執刀楯，往奪他國，攻城破塢，共相格戰，打鼓吹角，高聲喚呼。

或以槌打，或以鉞戟，或以利輪，或以箭射，或亂下石，或以大弩，或以融銅珠子灑之。彼當鬪時，或死或怖，受極重苦。

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著鎧被袍、持稍弓箭、或執刀楯，入村入邑，入國入城，穿牆發藏，劫奪財物，斷截王路。或至他巷，壞村害邑，滅國破城。

於中，或為王人所捉，種種考治，截手截足、或截手足，截耳截鼻、或截耳鼻；或鬻鬻割、拔鬚拔髮，或拔鬚髮；或著檻中，衣裏火燒；或以沙壅，草纏火炳；或內鐵驢腹中，或著鐵猪口中，或置鐵虎口中燒，或安銅釜中，或著鐵釜中煮，或段段截，或利叉刺，或鐵鉤鉤；或臥鐵床，以沸油澆；或坐鐵臼，以鐵杵擣；或龍蛇蜇，或以鞭鞭，或以杖撻，或以棒打，或生貫高標上，或梟其首。彼在其中，或死或怖，受極重苦。

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於後時疾病著床，或坐臥地，以苦遍身，身受極重苦，不可愛樂。

彼若有身惡行，口、意惡行。彼臨終時，在前覆障；猶日將沒，大山崗側，影障覆地。

如是，彼若有身惡行，口、意惡行，在前覆障。彼作是念“我本惡行在前覆我。我本不作福業，多作惡業。若使有人，作惡凶暴。唯為罪，不作福，不行善，無所畏，無所依，無所歸。隨生處者，我必生彼。”從是有悔。悔者不善死，無福命終。

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復次，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

彼因身、口、意惡行故，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

是謂後世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是謂欲患。

云何欲出要？

若斷除欲，捨離於欲，滅欲。欲盡，度欲出要。是謂欲出要。

若有沙門梵志欲味、欲患、欲出要不知如真者。彼終不能自斷其欲，況復能斷於他欲耶？  
若有沙門梵志欲味、欲患、欲出要 知如真者。彼既 自能除， 亦能斷 他欲。

### 云何色味？

若剎利女，梵志、居士、工師女，年十四五。彼於爾時美色最妙。若因彼美色、緣彼美色故，生樂生喜。極是色味，無復過是，所患甚多。

### 云何色患？

若見彼姝，而於後時極大衰老，頭白齒落，背偻脚戾，拄杖而行。盛壯日衰，壽命垂盡，身體震動，諸根毀熟。於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滅生患耶？答曰：『如是。』

復次，若見彼姝疾病著床，或坐臥地，以苦逼身，受極重苦。於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滅生患耶？答曰『如是。』

復次，若見彼姝死，或一、二日…至六、七日，烏鴉所啄，豺狼所食，火燒埋地，悉爛腐壞。於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滅生患耶？答曰『如是。』

復次，若見彼姝息道，骸骨青色，爛腐食半，骨瓌在地。於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滅生患耶？答曰『如是。』

復次，若見彼姝息道，離皮肉血，唯筋相連。於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滅生患耶？答曰：『如是。』

復次，若見彼姝息道，骨節解散，散在諸方，足骨、[跳-兆+專]骨、髀骨、髑骨、脊骨、肩骨、頸骨、髑髀骨，各在異處。於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滅生患耶？答曰：『如是。』

復次，若見彼姝息道，骨白如螺，青猶鴿色，赤若血塗，腐壞碎末。於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滅生患耶？答曰『如是。』

是謂色患。

### 云何色出要？

若斷除色，捨離於色，滅色，色盡，度色出要。是謂色出要。

若有沙門梵志色味、色患、色出要不知如真者。彼終不能自斷其色，況復能斷於他色耶？  
若有沙門梵志色味、色患、色出要 知如真者。彼既 自能除， 亦 能斷 他色。

### 云何覺味？

比丘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彼於爾時，不念自害，亦不念害他。若不念害者，是謂覺樂味。所以者何？不念害者，成就是樂，是謂覺味。

### 云何覺患？

覺者，是無常法、苦法、滅法，是謂覺患。

### 云何覺出要？

若斷除覺，捨離於覺，滅覺，覺盡，度覺出要，是謂覺出要。

若有沙門梵志覺味、覺患、覺出要不知如真者。彼終不能自斷其覺，況復能斷於他覺耶？  
若有沙門梵志覺味、覺患、覺出要 知如真者。彼既 自能除， 亦 能斷 他覺。」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苦陰經第三竟(二千一百六十五字)

## 六十、《四洲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在安靜處燕坐思惟，而作是念：

「世人甚少，少能於欲有滿足意，少有厭患於欲而命終者。  
世人於欲有滿足意，厭患於欲而命終者，為甚難得。」

尊者阿難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佛所。到已，作禮，却住一面，白曰：

「世尊，我今在安靜處燕坐思惟，而作是念：

“世人甚少，少能於欲有滿足意，少有厭患於欲而命終者。

世人於欲有滿足意，厭患於欲而命終者，為甚難得。”」

佛告阿難：

「如是如是！世人甚少，少能於欲有滿足意，少有厭患於欲而命終者。

阿難！世人於欲有滿足意，厭患於欲而命終者，為甚難得。

阿難！世人極甚難得，極甚難得於欲有滿足意，厭患於欲而命終者。

阿難！但世間人甚多，甚多於欲無滿足意，不厭患欲而命終也。所以者何？

阿難！往昔有王，名曰頂生，作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為七。

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眾。彼必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

阿難！彼頂生王而於後時，極大久遠，便作是念：

“我有閻浮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有七寶，千子具足。我欲於宮中雨寶七日，積至于膝。”

阿難！彼頂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適發心已，即於宮中雨寶七日，積至于膝。

阿難！彼頂生王而於後時，極大久遠，復作是念：

“我有閻浮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有七寶，千子具足，及於宮中雨寶七日，積至于膝。

我憶曾從古人聞之〈西方有洲名瞿陀尼〉，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今欲往見瞿陀尼洲，到已整御。”

阿難！彼頂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適發心已，即以如意足乘虛而去，及四種軍。

阿難！彼頂生王即時，往到住瞿陀尼洲。

阿難！彼頂生王住已，整御瞿陀尼洲，乃至無量百千萬歲。

阿難！彼頂生王而於後時，極大久遠，復作是念：

“我有閻浮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有七寶，千子具足，及於宮中雨寶七日，積至于膝。我亦復有瞿陀尼洲。

我復曾從古人聞之〈東方有洲名弗婆鞞陀提〉，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今欲往見弗婆鞞陀提洲，到已整御。”

阿難！彼頂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適發心已，即以如意足乘虛而去，及四種軍。

阿難！彼頂生王即時，往到住弗婆鞞陀提洲。

阿難！彼頂生王住已，整御弗婆鞞陀提洲，乃至無量百千萬歲。

**阿難！彼頂生王而於後時，極大久遠，復作是念：**

“我有閻浮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有七寶，千子具足，及於宮中雨寶七日，積至于膝。我亦復有瞿陀尼洲，亦有弗婆鞞陀提洲。

我復曾從古人聞之〈北方有洲名鬱單曰〉，極大富樂，多有人民。彼雖無我想，亦無所受，我今欲往見鬱單曰洲，到已整御，及諸眷屬。”

阿難！彼頂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適發心已，即以如意足乘虛而去，及四種軍。

阿難！彼頂生王遙見平地，白告諸臣曰：

『卿等見鬱單曰平地白耶？』

諸臣對曰：

『見也。天王！』

王復告曰：

『卿等知不？彼是鬱單曰人自然粳米，鬱單曰人常所食者，卿等亦應共食此食。』

阿難！彼頂生王復遙見鬱單曰洲中若干種樹，淨妙嚴飾，種種綵色在欄楯裏，告諸臣曰：

『卿等見鬱單曰洲中，若干種樹淨妙嚴飾，種種綵色在欄楯裏耶？』

諸臣對曰：

『見也。天王！』

王復告曰：

『卿等知不？是鬱單曰人衣，樹鬱單曰人取此衣著，卿等亦應取此衣著。』

阿難！彼頂生王即時，往到住鬱單曰洲。

阿難！彼頂生王住已，整御鬱單曰洲，乃至無量百千萬歲及諸眷屬。

**阿難！彼頂生王而於後時，極大久遠，復作是念：**

“我有閻浮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有七寶，千子具足，及於宮中雨寶七日，積至于膝。我亦復有瞿陀尼洲，亦有弗婆鞞陀提洲，亦有鬱單曰洲。

我復曾從古人聞之〈有天名曰三十三天〉，我今欲往見三十三天。”

阿難！彼頂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適發心已，即以如意足乘虛而往，及四種軍向日光去。

阿難！彼頂生王遙見三十三天中須彌山王上，猶如大雲，告諸臣曰：

『卿等見三十三天中須彌山王上，猶如大雲耶？』

諸臣對曰：

『見也。天王！』

王復告曰：

『卿等知不？是三十三天晝度樹也。三十三天在此樹下，於夏四月，具足五欲而自娛樂。』  
阿難！彼頂生王復遙見三十三天中，須彌山王上，近於南邊，猶如大雲，告諸臣曰：  
『卿等見三十三天中須彌山王上，近於南邊，猶如大雲耶？』

諸臣對曰：

『見也。天王！』

王復告曰：

『卿等知不？是三十三天正法之堂。三十三天於此堂中，八日、十四日、十五日，為天為人思法思義。』

阿難！彼頂生王即到三十三天。彼頂生王到三十三天已，即入法堂。於是，天帝釋便與頂生王半座令坐，彼頂生王即坐天帝釋半座。於是，頂生王及天帝釋都無差別，光光無異，色色無異，形形無異，威儀禮節及其衣服亦無有異，唯眼眇異。

阿難！彼頂生王而於後時，極大久遠，復作是念：

“我有閻浮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有七寶，千子具足，及於宮中雨寶七日，積至于膝。我亦復有瞿陀尼洲，亦有弗婆鞞陀提洲，亦有鬱單曰洲。

我又已見三十三天雲集大會，我已得入諸天法堂。又天帝釋與我半座，我已得坐帝釋半座。我與帝釋都無差別，光光無異，色色無異，形形無異，威儀禮節及其衣服亦無有異，唯眼眇異。

我今寧可驅帝釋去，奪取半座，作天人王，由己自在。”

阿難！彼頂生王適發此念，不覺已下在閻浮洲，便失如意足，生極重病。命將終時，諸臣往詣頂生王所，白曰：

『天王！若有梵志、居士，及臣、人民來問我等「頂生王臨命終時說何等事？」。』

天王，我等當云何答梵志、居士，及臣、人民？』

時，頂生王告諸臣曰：

『若梵志、居士，及臣、人民來問卿等，頂生王臨命終時說何等事。』

卿等應當如是答之：

- 「• 頂生王得閻浮洲，意不滿足而命終。
- 頂生王得七寶，意不滿足而命終。
- 千子具足，意不滿足而命終。
- 頂生王七日雨寶，意不滿足而命終。
- 頂生王得瞿陀尼洲，意不滿足而命終。
- 頂生王得弗婆鞞陀提洲，意不滿足而命終。
- 頂生王得鬱單曰洲，意不滿足而命終。
- 頂生王見諸天集會，意不滿足而命終。
- 頂生王具足五欲功德——色、聲、香、味、觸，意不滿足而命終。」

若梵志、居士，及臣、人民來問卿等「頂生王臨命終時說何等事？」卿等應當如是答之。』

於是，世尊而說頌曰：

天雨妙珍寶，	欲者無厭足。	欲苦無有樂，	慧者應當知。
若有得金積，	猶如大雪山，	一一無有足，	慧者作是念。
得天妙五欲，	不以此五樂，	斷愛不著欲，	等正覺弟子。

於是，世尊告曰：

「阿難！昔頂生王，汝謂異人耶？莫作斯念。當知即是我也。」

阿難！我於爾時為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

爾時說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訖。

爾時不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感，亦未能得脫一切苦。

阿難！我今出世，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

我今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

我今說法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

我今得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感，我今已得脫一切苦。」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洲經第三竟(三千三百五十三字)

## 六一、《牛糞喻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比丘，在安靜處燕坐思惟，而作是念：

“頗復有色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耶？”

頗有覺、想、行、識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耶？”

彼一比丘，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

「世尊！我今在安靜處燕坐思惟，而作是念：

“頗復有色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耶？”

頗有覺（同：受）、想、行、識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耶？”」

佛告比丘：

「無有一色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者。

無有覺、想、行、識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者。」

於是，世尊以手指爪抄少牛糞，告曰：

「比丘！汝今見我，以手指爪抄少牛糞耶？」

比丘白曰：

「見也。世尊！」

佛復告曰比丘：

「如是，無有少色 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也。

如是，無有少覺、想、行、識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也。

所以者何？

比丘！我憶昔時長夜作福。長作福已，長受樂報。

比丘！我在昔時，七年行慈。七反成敗，不來此世。世敗壞時，生晃昱天（光音天）。世成立時來下，生空梵宮殿中，於彼梵中作大梵天。餘處千反，作自在天王。三十六反，作天帝釋。復無量反，作剎利頂生王。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大象，被好乘具，眾寶校飾，白珠珞覆，于娑賀象王為首。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馬，被好乘具，眾寶莊飾，金銀玳瑁，駝馬王為首。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車，四種校飾，莊以眾好，師子、虎豹斑文之皮，織成雜色，種種莊飾極利疾，名樂聲車為首。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大城，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拘舍憇堤王城為首。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樓，四種寶樓，金、銀、琉璃及水精，正法殿為首。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御座，四種寶座，金、銀、琉璃及水精。敷以毼氍毹[毯-炎+登]，覆以錦綺羅縠，有襯體被，兩頭安枕，加陵伽波憇邏、波遮悉多羅那。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雙衣，初摩衣、錦衣、繒衣、劫貝衣、加陵伽波憇邏衣。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女，身體光澤，皎潔明淨，美色過人，小不及天。姿容端正，覩者歡悅。眾寶瓔珞，嚴飾具足。盡剎利種女，餘族無量。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種食，晝夜常供，為我故設，欲令我食。

～．～

比丘！彼八萬四千種食中，有一種食極美淨潔，無量種味，是我常所食。

比丘！彼八萬四千女中，有一剎利女最端正姝好，常奉侍我。

比丘！彼八萬四千雙衣中，有一雙衣，或初摩衣、或錦衣、或繒衣、或劫貝衣、或加陵伽波耜邏衣，是我常所著。

比丘！彼八萬四千御座中，有一御座，或金、或銀、或琉璃、或水精。敷以氍毹毼[毯+登]，覆以錦綺羅縠，有襯體被，兩頭安枕，加陵伽波耜邏、波遮悉多羅那，是我常所臥。

比丘！彼八萬四千樓觀中，有一樓觀，或金、或銀、或琉璃、或水精，名正法殿，是我常所住。

比丘！彼八萬四千大城中，而有一城極大富樂，多有人民，名拘舍耜堤，是我常所居。

比丘！彼八萬四千車中，而有一車，莊以眾好，師子、虎、豹斑文之皮，織成雜色，種種莊飾極利疾，名樂聲車，是我常所載，至觀望園觀。

比丘！彼八萬四千馬中，而有一馬，體紺青色，頭像如烏，名駙馬王，是我常所騎，至觀望園觀。

比丘！彼八萬四千大象中，而有一象，舉體極白，七支盡正，名于娑賀象王，是我常所乘，至觀望園觀。

比丘！我作此念“是何業果？為何業報？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

比丘！我復作此念：

“是三業果為三業報，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

一者、布施。 二者、調御。 三者、守護。”

比丘！汝觀彼一切所有盡滅，如意足亦失。→

比丘！於意云何？色為有常？為無常耶？」

答曰：

「無常也。世尊！」

復問曰：

「若無常者，是苦非苦耶？」

答曰：

「苦變易也。世尊！」

復問曰：

「若無常、苦變易法者，是多聞聖弟子，頗受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耶？」

答曰：

「不也。世尊！」

復問曰：

「比丘！於意云何？覺、想、行、識為有常？為無常耶？」

答曰：

「無常也。世尊！」

復問曰：

「若無常者，是苦？非苦耶？」

答曰：

「苦變易也。世尊！」

復問曰：

「若無常、苦變易法者，是多聞聖弟子，頗受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耶？」

答曰：

「不也。世尊！」

「是故，比丘！汝應如是學。

若有色，\_\_\_\_\_或過去或、未來、或現在，或內或外，或麤或細，或好或惡，或近或遠。  
彼一切非我，非我所，我非彼所，當以慧觀知如真。

若有覺、想、行、識或過去、或未來、或現在，或內或外，或麤或細，或好或惡，或近或遠，  
彼一切非我，非我所，我非彼所，當以慧觀知如真。

比丘！若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

彼便厭色，厭覺、想、行、識。厭已便無欲，無欲已便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於是，彼比丘聞佛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

彼比丘受佛化已，獨住遠離，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彼獨住遠離，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已，  
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  
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如是，彼比丘知  
法已，乃至得阿羅訶。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牛糞喻經第四竟(千六百三十三字)

### 一二三、《沙門二十億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沙門二十億亦遊舍衛國，在閻林中，前夜、後夜學習不眠，精勤正住，修習道品。於是，尊者沙門二十億安靜獨住，宴坐思惟，心作是念：

“若有世尊弟子精勤學習正法律者，我為第一，然諸漏心不得解脫。

我父母家極大富樂，多有錢財，我今寧可捨戒罷道，行欲布施，修諸福業耶？”

爾時，世尊以他心智，知尊者沙門二十億心之所念，便告一比丘：

「汝往至彼，呼沙門二十億來。」

於是，一比丘白曰唯然，即從坐起，稽首禮足，遶三匝而去。往至尊者沙門二十億所，而語彼曰：

「世尊呼汝。」

尊者沙門二十億聞比丘語，即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世尊告曰：

「沙門！汝實安靜獨住，宴坐思惟，心作是念：

“若有世尊弟子精勤學習正法律者，我為第一，然諸漏心不得解脫。

我父母家極大富樂，多有錢財，我今寧可捨戒罷道，行欲布施，修諸福業耶？”」

彼時，尊者沙門二十億羞耻慙愧，則無無畏“世尊知我心之所念”。叉手向佛，白曰：

「實爾。」

世尊告曰：

「沙門！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於意云何？汝在家時善調彈琴，琴隨歌音，歌隨琴音耶？」

尊者沙門二十億白曰：

「如是。世尊！」

世尊復問：「於意云何？若彈琴絃急，為有和音可愛樂耶？」沙門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復問：「於意云何？若彈琴絃緩，為有和音可愛樂耶？」沙門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復問：「於意云何？若彈琴調絃，不急不緩，適得其中，為有和音可愛樂耶？」

沙門答曰：

「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

「如是沙門極大精進，令心調亂；不極精進，令心懈怠。是故汝當分別此時，觀察此相莫得放逸。」

爾時，尊者沙門二十億聞佛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受佛彈琴喻教，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彼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已。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尊者沙門二十億知法已至，得阿羅訶。

彼時，尊者沙門二十億得阿羅訶已，而作是念：

「今正是時，我寧可往詣世尊所，說得究竟智耶？」

於是，尊者沙門二十億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

「世尊！若有比丘得無所著，諸漏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重擔已捨，有結已解，自得善義，正知解脫者。彼於爾時〈樂此六處〉：樂於無欲、樂於遠離、樂於無諍、樂於愛盡、樂於受盡、樂心不移動。

世尊！或有一人，而作是念“此賢者，以依信故樂於無欲。”者，不應如是觀。但欲盡、恚盡、癡盡，是樂於無欲。

世尊！或有一人，而作是念“此賢者，以貪利稱譽、求供養故，樂於遠離。”者，不應如是觀。但欲盡、恚盡、癡盡，是樂於遠離。

世尊！或有一人，而作是念“此賢者，以依戒故樂於無諍。”者，不應如是觀。但欲盡、恚盡、癡盡，是樂於無諍、樂於愛盡、樂於受盡、樂心不移動。

世尊！若有比丘得無所著，諸漏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重擔已捨，有結已解，自得善義，正智正解脫者，彼於爾時樂此六處。

世尊！若有比丘學未得意，求願無上安隱涅槃者。彼於爾時，成就學根及學戒。彼於後時，諸漏已盡，而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者。彼於爾時，成就無學根及無學戒。

世尊！猶幼少童子，彼於爾時，成就小根及小戒。彼於後時具足學根者，彼於爾時，成就學根及學戒。

如是世尊！若有比丘學未得意，求願無上安隱涅槃者。彼於爾時，成就學根及學戒。彼於後時，諸漏已盡，而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者，彼於爾時，成就無學根及無學戒。

· 彼若有眼所知色與對眼者，

不能令失此心解脫、慧解脫，心在內住，善制守持，觀與衰法。

· 若有耳所知聲、鼻所知香、舌所知味、身所知觸、意所知法與對意者，

不能令失此心解脫、慧解脫，心在內住，善制守持，觀興衰法。

世尊！猶去村不遠，有大石山，不破不缺，不脆堅住，不空合一。

若東方有大風雨來，不能令搖，不動轉移，亦非東方風移至南方。

若南方有大風雨來，不能令搖，不動轉移，亦非南方風移至西方。

若西方有大風雨來，不能令搖，不動轉移，亦非西方風移至北方。

若北方有大風雨來，不能令搖，不動轉移，亦非北方風移至諸方。

如是，彼若有眼所知色與對眼者，

不能令失此心解脫、慧解脫，心在內住，善制守持，觀興衰法。

若有耳所知聲、鼻所知香、舌所知味、身所知觸、意所知法與對意者，

不能令失此心解脫、慧解脫，心在內住，善制守護，觀興衰法。」

於是，尊者沙門二十億說此頌曰：

樂在無欲，	心存遠離，	喜於無諍，	受盡欣悅。
亦樂受盡，	心不移動，	得知如真，	從是心解。
得心解已，	比丘息根，	作已不觀，	無所求作。

猶如石山，                    風不能動；                    色聲香味，                    身觸亦然，  
愛不愛法，                    不能動心。

尊者沙門二十億於佛前說得究竟智已，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

爾時，世尊尊者沙門二十億去後不久，告諸比丘：

「諸族姓子應如是，來於我前說得究竟智。

如沙門二十億來於我前，說得究竟智，不自譽，不慢他，說義現法，隨諸處也。

莫令如癡增上慢所纏，來於我前說得究竟智，彼不得義，但大煩勞。

沙門二十億來於我前，說得究竟智，不自譽，不慢他，說義現法，隨諸處也。」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沙門二十億經第七竟(一千七百三十九字)

## 一四八、《何苦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生聞梵志中後彷徨，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

「瞿曇！我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

「梵志！恣汝所問。」

生聞梵志即便問曰：

「**瞿曇！在家者有何苦？出家學道者有何苦耶？**」

世尊答曰：

「梵志！在家者以不自在為苦，出家學道者以自在為苦。」

生聞梵志復問曰：

「瞿曇！在家者，云何以不自在為苦？出家學道者，云何以自在為苦耶？」

世尊答曰：

「**梵志！若在家者**，錢不增長，金、銀、真珠、琉璃、水精悉不增長，畜牧、穀米及奴婢使亦不增長。

爾時在家憂苦愁感。因此故，在家者多有憂苦，多懷愁感。

**梵志！若出家學道者**，行隨其欲，行隨恚、癡。

爾時出家學道憂苦愁感。因此故，出家學道者多有憂苦，多懷愁感。

梵志！如是在家者以不自在為苦，出家學道者以自在為苦。」

生聞梵志復問曰：

「**瞿曇！在家者有何樂？出家學道者有何樂耶？**」

世尊答曰：

「梵志！在家者以自在為樂，出家學道者以不自在為樂。」

生聞梵志復問曰：

「瞿曇！在家者，云何以自在為樂？出家學道者，云何以不自在為樂耶？」

世尊答曰：

「**梵志！若在家者**，錢得增長，金、銀、真珠、琉璃、水精皆得增長，畜牧、穀米及奴婢使亦得增長。

爾時在家快樂歡喜。因此故，在家者多快樂歡喜。

**梵志！出家學道者**，行不隨欲，行不隨恚、癡。

爾時出家學道快樂歡喜。因此故，出家學道者多快樂歡喜。

梵志！如是在家者以自在為樂，出家學道者以不自在為樂。」

生聞梵志復問曰：

「**瞿曇！以何事故，令今天及人必無利義？以何事故，令今天及人必有利義？**」

世尊答曰：

「梵志！若天及人共諍者，必無利義。若天及人不諍者，必有利義。」

生聞梵志復問曰：

「瞿曇！云何天及人共諍者必無利義？云何天及人不諍者必有利義耶？」

世尊答曰：

「梵志！若時，天及人鬪諍、怨憎者。

爾時天及人憂苦愁感。因此故，天及人多有憂苦，多懷愁感。

梵志！若時，天及人不鬪諍、不怨憎者。

爾時天及人快樂歡喜。因此故，天及人多快樂，多歡喜。

梵志！如是天及人共諍者必無利義，天及人不諍者必有利義。」

生聞梵志復問曰：

「瞿曇！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不得饒益，必得其苦？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得饒益，必得其樂？」

世尊答曰：

「梵志！

若天及人行於非法及行惡者，必不得益，必得其苦。

若天及人能行如法不行惡者，必得饒益，必得其樂。」

生聞梵志復問曰：

「瞿曇！

天及人，云何行於非法及行惡者，必不得益，必得其苦？

天及人，云何行如法不行惡者，必得饒益，必得其樂？」

世尊答曰：

「梵志！天及人，身行非法及行惡，口意行非法及行惡者。

爾時天及人必當減損，阿修羅必當興盛。

梵志！若天及人，身行如法，守護其身；口、意行，如法守護口意者。

爾時天及人必當興盛，阿修羅必當減損。

梵志！如是，天及人行於非法及行惡者，必得不益，必得其苦。

梵志！如是，天及人能行如法不行惡者，必得饒益，必得其樂。」

生聞梵志復問曰：

「瞿曇！云何觀惡知識？」

世尊答曰：

「梵志！當觀惡知識猶如月也。」

生聞梵志復問曰：

「瞿曇！云何當觀惡知識猶如月耶？」

世尊答曰：

「梵志！如向盡月，日日稍減，宮殿亦減，光明亦減，形色亦減，日日盡去。

梵志！有時月乃至於盡，都不復見。」

梵志！惡知識人，於如來正法律亦得其信。彼得信已，則於後時，而不孝順亦不恭敬。所行不順，不立正智，不趣向法次法。彼便失信，持戒、博聞、庶幾智慧亦復失之。

梵志！有時此惡知識教滅善法，猶如月盡。

梵志！如是，當觀惡知識猶如月也。」

生聞梵志復問曰：

「瞿曇！云何觀善知識？」

世尊答曰：

「梵志！當觀善知識猶如月也。」

生聞梵志復問曰：

「瞿曇！云何當觀善知識猶如月耶？」

世尊答曰：

「梵志！猶如月初生，少壯明淨，日日增長。

梵志！或時月十五日，其殿豐滿。

梵志！如是，善知識於如來正法律得信。彼得信已，而於後時孝順恭敬，所行隨順，立於正智，趣向法次法。彼增長信，持戒、博聞、庶幾智慧亦復增長。

梵志！有時，彼善知識善法具足，如十五日月。

梵志！如是，當觀善知識猶如月也。」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譬如月無垢，	遊於虛空界，	一切世星宿，	悉翳其光明。
如是信博聞，	庶幾無慳貪，	世間一切慳，	悉翳施光明。
猶如有大龍，	興起雲雷電，	雨下極滂沛，	充滿一切地。
如是信博聞，	庶幾無慳貪，	施飲食豐足，	樂勸增廣施。
如是極雷震，	如天降時雨，	彼福雨廣大，	施主之所雨。
錢財多名譽，	得生於善處，	彼當受於福，	死已生天上。

佛說如是，生聞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何苦經第七竟(一千四百二十五字)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六(九千一百六十五字)

## 附錄：

東晉孝武及安帝世 隆安元年(BC397)十一月 至 二年六月了  
於東亭寺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道祖筆受

## 〈後出《中阿含經》記〉

昔，釋法師於長安出《中阿含》、《增壹》、《阿毘曇》、《廣說》，僧伽羅叉《阿毘曇心》，《婆須蜜》、《三法度》、《二眾從解脫》《從解脫緣》。此諸經律，凡百餘萬言。並違本失旨，名不當實，依稀屬辭，句味亦差。良由譯人造次，未善晉言，故使爾耳！會燕秦交戰，關中大亂，於是良匠背世，故以弗獲改正。乃經數年，至關東小清。冀州道人釋法和、罽賓沙門僧伽提和，招集門徒，俱遊洛邑。四五年中，研講遂精。其人漸曉漢語，然後乃知先之失也。於是，和乃追恨先失，即從提和更出《阿毘曇》及《廣說》也。自是之後，此諸經律漸皆譯正。唯《中阿含》，僧伽羅叉《婆須蜜》、《從解脫緣》未更出耳。會僧伽提和進遊京師，應運流化，法施江左。

于時，晉國大長者尚書令衛將軍東亭侯優婆塞王元琳，常護持正法，以為己任，即檀越也。為出經故，造立精舍。延請有道釋慧持…等，義學沙門四十餘人，施諸所安，四事無乏。又豫請經師僧伽羅叉，長供數年。

然後乃以晉·隆安元年·丁酉(397)之歲十一月十日，於揚州丹陽郡建康縣界，在其精舍，更出此《中阿含》。請罽賓沙門僧伽羅叉令誦胡本，請僧伽提和轉胡為晉，豫州沙門道慈筆受，吳國李寶、康化共書。至來二年，戊戌(398)之歲六月二十五日，草本始訖。此《中阿含》凡有五誦，都十八品，有二百二十二經，合五十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五字，分為六十卷。時，遇國大難，未即正書。乃至五年辛丑(401)之歲，方得正寫，校定流傳。

其人傳譯，准之先出，大有不同。於此二百二十二經中，若委靡順從，則懼失聖旨；若從本制，名類多異舊，則逆忤先習，不怙眾情。是以其人不得自專，時有改本，從舊名耳！然五部異同，孰知其正而道慈？愚意怏怏於違本故，諸改名者，皆抄出注下。新舊兩存，別為一卷，與目錄相連，以示於後。將來諸賢令知同異，得更採訪。脫遇高明外國，善晉胡方言者，訪其得失，刊之從正。

## 〈僧伽提婆傳〉第十二

僧伽提婆。罽賓人也。姓瞿曇氏。入道修學遠求明師。兼通三藏。多所誦持。尤善《阿毘曇心》洞其纖旨。常誦《三法度》晝夜嗟味。以為道之府也。為人俊朗有深鑒。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怠。

符氏建元中(365~384)。入關宣流法化。初安公之出《婆須蜜經》也。提婆與僧伽跋澄。共執梵文。後令曇摩難提出《二阿含》(《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時有慕容之難。戎世建法倉卒未練。安公先所出《阿毘曇》《廣說》《三法度》等諸經。凡百餘萬言。譯人造次未善詳審。義旨句味往往愆謬。俄而安公棄世。不及改正。後山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洛陽。四、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歲積。轉明漢語。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歎恨未定。重請譯改。乃更出《阿毘曇》及《廣說》先出眾經。漸改定焉。

頃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度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翹勤妙典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即請入廬岳。以太元十六年(391)。請譯《阿毘曇心》及《三法度》等經。提婆乃於波若臺。手執胡本口宣晉言。去華存實務盡義本。今之所傳。蓋其文也。

至隆安元年(397)。遊于京師。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王珣。雅有信慧住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眾。提婆至止珣即迎請。仍於其舍講《阿毘曇》。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辭旨明析振發義奧。眾咸悅悟。時王珣僧等亦在聽坐。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網道人。阿字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耳。其敷演之明易啟人心如此。

其年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四十餘人。更請提婆於其寺譯出《中阿含》。罽賓沙門僧伽羅叉執胡本。提婆翻為晉言。至來夏方訖。其在關洛江左所出眾經。垂百餘萬言。歷遊華戎備悉風俗。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譽莫不聞焉。未詳其卒歲月。提婆或作提和。蓋音訛故不同云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 《中阿含經》其它經版：

CBETA · 《[中阿含經](#)》

【[嘉興藏](#)】 · 《[中阿含經](#)》

敦煌遺書：《中阿含經·[十四、羅云經](#)》

### CBETA 電子版

版本記錄: V 1.22 完成日期: 2001/12/04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cbeta@ccbs.ntu.edu.tw

資料底本: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第一冊 No.26

原始資料: 蕭鎮國大德提供, 張文明大德提供, 北美某大德提供

## 《筆記》

〈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10 〉

〈 11 〉 · 〈 12 〉 · 〈 13 〉 · 〈 14 〉 · 〈 15 〉 · 〈 16 〉 · 〈 17 〉 · 〈 18 〉 · 〈 19 〉 · 〈 20 〉

〈 一 〉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